山海經神話系統

宗教叢書

7

杜而未著

山海經神話系統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宗教叢書

山海經神話系統　全一冊

著作者：杜而未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二四一五六・三四一三四六七・三三一一〇九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
平裝新臺幣 $70—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四版

282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前數年在西德時，閱讀了不少的德文人類學書籍。有一天，偶然興起了讀中國書的意思，自想是否可以用人類學方法解釋一部不易明白的古書。遂託友人劉緒堂老同學從香港代購一部山海經，希望能對於該書解釋一些。

人類學上有一套月亮神話，竊想山海經的秘密是否可用這樣的神話來揭穿。這是一種妄想吧！但是，書既然寄來了，即不得不翻閱幾遍，得不到所希望的，總也得到一些別的資料吧？所以，本書著作的成功，只開始於渺渺茫茫的潛意識而已。潛意識的興起，大約是因爲月亮神話頗爲廣傳的原故。

筆者當時住在西德一樹林中，時已近聖誕節，大雪紛下，但室中裝有汽爐，溫暖如春，正是細讀山海經的好時機，但找不出與月亮神話相關的痕迹。此後連讀數日，結果都令人失望。但心中自忖說：我沒有使山海經變爲月亮神話的權利。既然是在德國，還是利用機會從德文書收集些材料吧。

「舊書不厭百回讀。」有一天，又想試讀山海經了，這一次略有一點得意，因爲看見中次八經有「光山，」北山經有「譙明之山，」又有「涿光之山。」南次二經有「堂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但山是山，怎麼能和月亮有關係呢？後又發見「昆侖月精」（山海經圖讚）句，即疑昆侖山可能爲月山神話，因爲古波斯文稱月亮爲 gurrah，南洋 Palau 島土人稱月亮爲 kuling。如果昆侖爲月山，那麼，可能其他一切的山都是月山，但山海經所有奇怪的草木鳥獸蟲魚怎麼解釋呢？爲避免錯誤起見，只好再準備繼續研究。

民國四十四年秋來臺灣，在授課之暇，仍思解決山海經問題。偶閱張華博物志卷三有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似乎爲研究山海經不可不參閱周易。但周易的基本意義又是不容易明白的。幸而發見易經中的道字多和光明意義相關，他一方面又發見道字的原意也是月亮，遂著爲「中國古代宗教系統」一書，其中有談周易處，證明說卦中的雜亂月象，恰好就是新西蘭島土人的月象。周易又說「地中有山，」（謙卦）使我們想到這不是實際尋常的山（月山可以入地中），於是對於山海經的月山問題，漸無疑義。

今爲發揚中國古代文化，將山海經（古稱山經）要點發揮一下。

經中雖也包括些古代地理和歷史文化問題，但我們在目下只研究神話和宗教方面，因爲神話宗教有不少原始時代傳說上的根據，換句話說，山海經的敘述中有不少原始神話和宗教的眞實意義。

經中的月山、月神、以及無數的草木鳥獸蟲魚等都是一個神話系統，都屬於一個月山神話的範疇。看到山海經和易經說卦的作者所述的雜亂月象，似乎都接受了同樣的傳說。

本書的資料，只是手稿的一部分；其餘資料，容俟他日問世。如果本書有些新意見，決不敢自認聰明。所以敢付印者，不過敬獻其研究心得而已。山海經神話非常雜亂，如果在論證上有失檢處，祈高明者指而教之。民國四十九年五月著者識於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宿舍之通乾齋。

目次

第一編　四季與方色……一
第一章　山海經的四季問題……一
第二章　山海經的方色問題……四
第二編　論月山……九
第一章　月山的陰與陽……九
第二章　月山名稱檢討……一五
第三章　月山相距里數……一五
第四章　崑崙問題……二五
第五章　不周山與共工……二八
第三編　論神話數字……三〇
第一章　論一數字……三四
第二章　論三數字……三四
第三章　論四數字……三八
第四章　論五數字……四四

第五章　論九數字……四九
第四編　論月獸……五二
第一章　論天馬……五二
第二章　論夔……五四
第三章　論鹿……五九
第四章　論羊……六三
第五章　論虵……六四
第六章　論靈獸……六八
第七章　四靈問題……七五
第五編　夜月與鳴聲……七八
第一章　月夜與夜月……七八
第二章　其鳴自談論……八〇
第三章　變性和鳴聲……八五
第四章　論聲音……八七
第六編　人物與長生……九四
第一章　論大人……九四

第二章　論夸父……九五
第三章　月與婦女……一〇一
第四章　長樂長生……一〇六
第七編　月　神……一一八
第一章　月山與圓神……一一八
第二章　月山與月神……一二〇
第三章　山神受祭情形……一二四
第八編　論至上神……一三三
第一章　帝神的偉大……一三三
第二章　論原始一神主義……一三四
第九編　與山海經相關書籍……一三七
第一章　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一三七
第二章　楚辭與山海經……一四二
第三章　神異經與山海經……一四四
第四章　十洲記與山海經……一四七
第五章　洞冥記與山海經……一四九
第十編　尾　語……一五一
山海經的價值……一五一

第一編　四季與方色

第一章　山海經的四季問題

南山經敍述的是夏天的月亮，西山經敍述的是秋天的月亮，北山經敍述的是冬天的月亮，東山經敍述春天的月亮。

南山經是說的夏天，我們可以從本篇的內容看出來。南山經柢山多水，有魚狀如牛，「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又南次三經南禺之山，「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又旄山條下，有「凱風」從山谷出來，郭注以凱風即南風。夏天是南風颳來的時候。所以南山經是在夏天觀察月亮的記述。

西山經是說的秋天，我們的證據也相當明顯。秋天是果實成熟的時候。所記述的，是在秋天觀察月亮後的神話。現在我們說明西山經和秋天的關係。西山經的記述中果實已長成或已成熟。符禺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竹山「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西次三經崇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

孫。」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中曲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

北山經的記述，是在冬天觀察月亮後寫出的神話。北山經的內容，顯然是說北方的情景，但我們要說明的是本篇中所有冬天的描寫。篇中提及雪不溶化說：狂山「冬夏有雪。」姑灌之山，「冬夏有雪，」空桑之山，「冬夏有雪。」可見北山經敘述的是冬天。又北次三經有敦山，「敦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此外，北山經屢屢提說松柏，涿光之山，「其上多松柏，」丹熏之山，「其上多楞柏，」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諸餘之山，「其下多松柏，」咸山，「是多松柏，」謁戾之山，「其上多松柏。」又北次三經有「松山。」莫非只在北方有松柏嗎？作者的提說松柏，一定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意義，不然的話，爲什麼只在北山經偏重松柏？可見北山經是記述了冬天的景物。

北山經內有一個怪現象，即「邊春之山多蔥葵韭桃李。」在北方冬天寒冷中，有許多蔥、葵、韭、和桃李。這個怪現象怎麼講解？作者自已似也知道這樣敘述不太合理，所以他給山起個名叫邊春，似乎說冬天已快要過去。但在冬天已快過去的時候，在北方也沒有那麼早開花的桃李，所以我們應當拿出更好的解說方法。北次三經景山，「其草多秦椒。」可見作者不是秦人。「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機木。」郭以機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郝懿行疏：「說文云：機木也。段氏玉裁注云：蓋即榿木也，今成都榿木樹。」㬂任臣注也以機就是榿，是蜀地的樹木。由此看來，作者對於蜀地的特產非常明

白，他也許到過蜀地吧？蜀地在「遲春」的時候，桃李的開花應當比北方更早，所以作者談北方冬天的情景時，攙和了南方的成分。

東山經的記述，是關於在春天觀月後的神話。東山經中提及桑、桃、李等，姑兒之山，「其下多桑柘，」「嶽山，其上多桑，」「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東次四經北號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又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東次三經歧山，「其木多桃李，」又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但是桑、楊、桃、李，是否可以代表春天？揚雄蜀都賦：「春機楊柳。」春天的楊柳最令人注目。桃李的美艷也在春天，這是無需說明的。桑樹的價值和春蠶的意義是相連的。此外，東山經中提及蘼蕪，蘼蕪是蘭草一類的東西，春天的蘭草最好，楚辭禮魂說：「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今古！」東山經又提及「菟」，菟和春的意義相連結，是許多民族共有的觀念。

附：中山經秋天景況

甘棗之山「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楛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可以已瞢。」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是木也，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揀，服之不忘。」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椶莢。」還裏似乎對於「實」字欲强調一下，說了「赤華莢實」，又說「實如椶莢」。陰山少水，「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中次三經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蒿而方莖，黃華赤實。」中次四經柄山「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中次六經陽華之山，「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櫹（即楸字也），其實如瓜。」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

爲蓇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放皐之山「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半石之山「有草焉，……華而不實，」不結實的草木，就得到一個「不實」的批判，作者是多麼注意「實」與「不實」呢！這的確是在秋天說話。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黃華黑實，」泰室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荒，白華黑實。」講山「有木焉，名曰帝屋，……赤實，」浮戲之山「有木焉……而赤實，」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蔄草，……實如蘡薁。」敏山「有木焉，白華而赤實，名曰葪柏。」大騩之山「有草焉，……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

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自中次八經以下，直至中次十二經末，不再提說「結菓實」和「不結菓實」了，在中山經最後的五篇經中，只有中次九經高粱之山有草「莢實白柎」，這一句話是否衍文，我們不知道，但只這一句話，似乎不應當推翻我們用多許證據所維持的主張。我們主張中山經中多言菓實的部分是敘述秋天，不言有菓實的部分不是敘述秋天。

自中次八經以下敘述的是春天或初春。

第二章　山海經的方色問題

研究山海經似當從大體方面觀察，這是我們研究的一個原則。山海經在大體上是月亮神話。月亮雖有南、西、北、東，和夏、秋、冬、春的差別，但月亮只是一個月亮，所以山海經中對於四方和四季月亮的描述，不免有些相同之處，這是當然的事。現在我們要說明的是：山海經不只注意南、西、北、東的方

向，而且也注意到南、西、北、東的方色問題。南方是紅的，西方是白的，北方是黑的，東方是綠的。

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棪木，」郭曰：「棪別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杻陽之山，「其陽多赤金，」「有獸焉，……其文如虎而赤尾、」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又「有鳥焉，……其名曰鴸」「會稽之山……其下多砆石，」郭曰：「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明。」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閼之澤，其中多茈蠃，」郭曰：「紫色螺也。」虖勺之山，「其下多荆杞，」郭曰：「苟杞也，子赤。」南次三經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按郭注，犀兕確是青黑色，但又說犀兕「好嗷棘，口中常灑血沫。」血是紅的！又丹穴之山，「丹水出焉。」令丘之山，「多火，」火是紅的！又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可以血玉。」此外，南山經中有「雘」字，南次三經雞山，「其下多丹雘，」郭曰：「雘赤色者，或曰：雘，美丹也。」任臣注：「大傳云：丹丘出丹雘。」除丹雘外，又有青雘，侖者之山，「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青雘也是赤色，不過略發暗而已。南次二經成山，「其下多青雘，」又南山經青丘之山，「其陰多青雘，」懿行疏：「雘當為雘，說文云：雘，善丹也。初學記五卷引此經正作雘。文選注稽白馬賦引此亦作雘。」南山經以南方是紅的，還有疑義嗎？

西山經的內容偏重白色，更是不可否認的了。絕對的說，西方的動物、植物、礦物、都偏重白色。今先把經中的白色動物依次介紹出來。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嶓冢之山，「鳥多白翰赤鷩，」郭曰：「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皋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桼冒之山，

「多白蛇，」鹿臺之山，「其獸多牸牛、羬羊、白豪，」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鍾山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又鵕鳥，「黃文而白首。」泰器之山有觀水，「是多文鰩魚……蒼文而白首，」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三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上申之山「獸多白鹿。」盂山，「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又英鞮之山「鳥獸盡白。」任臣注引「釋義曰：西方金屬，於氣爲白，鳥獸盡白，似感金氣也。然他山又不盡然，豈感者有淺深耶?!」可見任臣亦體會西山經偏重白色，但他似乎尙有些懷疑的態度，豈不知西山經之偏重白色，和南山經的偏重紅色，都不是偶然，而是出于有意的！

植物方面，也有白的現象。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竹山「有草焉……白華而赤實。」崇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柎。」此外，尙用「白席」和「白菅」等物助祭。實在的說，茂生的植物很少是白色的，所以神話也無如之何，只可以說說「白華」和「白柎」等以表示意思而已。

白色礦物倒不缺少，今依次介紹出來。皋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金」又「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曰：「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崟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樂游之山，「桃水出焉，……是多白玉，」申首之山「是多白玉，」涇谷之山「是多白金白玉，」中曲之山，「其陰多雄黃白玉，」鳥

獸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此外，尚有「白珠」，「白於之山」和「白洮水」，連神鬼都是白的，「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任臣注引「禮斗威儀曰：白帝，白招拒。帝王世紀：帝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羅苹路史注云：今臨朐有祠曰治泉祠，廣雅以為金神之祠，斯少昊所降也，是少昊之主西也久矣。又傳稱少昊為西皇，亦以帝居西方故耳。」可見山海經作時，已有了「白帝」的說法，當時的人，已知道西方是白的！

北山經是有意偏重黑色的。北山經之首單狐之山，「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按西山經長沙之山郭注泑水說：「烏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所以泑水是黑水。邊春之山，也有「泑澤，」並有「幽頞。」圖贊說：「幽頞似猴，」乾臆說，幽頞就是一種黑色猴子。及敦薨之山，又皆有「泑澤。」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又「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京山「多漆木，……其陰有玄𥐻，」郭注：「黑砥石也。」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錞于母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注：「浴水即黑水也，」任臣注：「今黑水在定州界，未審是非。」又注「幽都之山」說：「一統志：山在昌平縣西北，古幽州，蓋因山為名。」北山經有意注重黑色，我們還有證據，因作者也有黑夜的觀念：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郭注：「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北山經有「渾夕之山。」北次二經有北嚻之山，「有鳥焉……宵飛而晝伏。」又北山經中多言彘，許多神也是「彘身，」我相信這裏所說的野豕一定是黑色的。

東山經注重「青碧」色，也是顯然的事實。青、碧、綠三字的指意，往往使我們分不明白。譬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又如東山經栒狀之山條下，「青碧」連言。栒狀之山，「其下多青碧石，」竹山

「多瑤碧，」耿山「多水碧，」任臣注：「即青雘石綠之屬，今畫家染采猶有天水碧之色。」又碧山「多碧水玉，」孟子之山，「有水出焉，名曰碧陽，」旄山，「蒼體之水出焉，」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東方是青綠色。

第二編　論　月　山

第一章　月山的陰與陽

山經中充滿了「陽」字和「陰」字，記述「其陽」有什麼東西，「其陰」有什麼東西。依我們研究的結果，「其陽」和「其陰」的確等於「其上」和「其下」，換句話說，「陽」就是「上」，「陰」就是「下」。「其上」「其下」有什麼東西，就是「其陽」「其陰」有什麼東西。自古以來，都以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山南只可稱爲山陽而不可稱爲山上，山北只可稱爲山陰而不可稱爲山下。如果我們不承認山海經中的山是月山，則陽陰與上下的意義必不能得到解釋；如果承認山就是月亮，則問題可迎刃而解，陽面和上面就是指的月亮的光面，陰面和下面是月亮的暗面，似乎沒有上弦下弦的分別。

經中所談山陰山陽山上山下的情形，的確是神話的構造，這種構造當然也有許多事實上的根據，毋庸置疑的，換句話說，作者以巧妙手筆將天上人間聯合起來了。

經中對於月山情景的描述，大體看來是有一定規律的。月的陽面和上面，陰面和下面，都有一定的現象，特別在陽面上面的現象整齊劃一。月亮的陽面上面有金、玉。金玉差不多整個代表了陽的方面，特別在金玉二字連言時，更代表陽的方面了。我們從「註一」內可以看出「陽」字和「上」字的確是一個意思，沒有什麼分別，經中多言「其陽多玉」，又多言「其上多玉」，可見「陽、上」互用，又山經中多言「其上多金玉」，又多言「其陽多金玉」，金玉二字在經中連言時，都是屬於陽面上面，（只有西次三經符惕

之山，「下多金玉」，和北次三經馬成之山，「其陰多金玉」。所以普通言「其上多金玉」時，就是「其陽多金玉」，言「其陽多金玉」時，也就是「其上多金玉」。經中又屢說「其上多瑤琈之玉」和「其陽多瑤琈之玉」，所以上、陽是一個意思。

赤銅、赤金、黃金，也都是指的銅類的東西，「多金」「多黃金」「多赤金」的地方很多，實際上眞正的金子並沒有那樣多，而出銅和出鐵的山倒不少。

除了一些少數的例外，（註二）月的光面是用閃耀的銅和各色的玉來形容，銅的價值比不上玉，這一點我們從形容月山的字句中可以看出來。經中玉和金（銅）對言時，玉多佔陽面，少佔陰面；金（銅）少佔陽面，多佔陰面。（註三）陽面比陰面更爲人欣賞，所以玉比金（銅）更有價值。玉比金（銅）更有價值，所以月的陽面更好。

現在我們再看看月的陰面。上邊已經說過了，在玉和金（銅）對言時，大體上是銅在陰面。山海經有一個原則，即銅在陰面時，必有更代表陽性的東西在陽面。最令人注目的是陰面爲鐵、（註四）靑雘、靑雄黃。這些黑暗不明的東西表示月亮的陰面，他如靑碧、（註五）赤錫、（註六）靑堊、黃堊、赭（註七）和鬱鬱的草木，（註八）都在說明陰面的昏暗。如果我們在上面主張月的陰面也有不少以銅來形容的，這種主張並不錯誤，不然的話，爲什麼經中說「陰多黃金」？

正式表示月亮陰面的以鐵爲最顯著，鐵普遍表示陰面，但中次十一經中突然有一條說：「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在月的陽面實在也可以看見些如鐵的東西。無論如何，只有這一條例外，不足以打破黑鐵陰面的定例。除了黑鐵以外，特別代表月亮陰面的爲靑雘。

在山海經中太陽稱爲日，陽字沒有太陽的意思，陽字是指月亮受光的部份。月光是從太陽來的，當時的人的確已有這種常識。

【附註】

(註一) 南山經，杻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基山，其陽多玉；靑丘之山，其陽多玉。南次二經，堯光之山，其陽多玉；洵山，其陽多金；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僕勾之山，其上多金玉。南次三經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非山，其上多金玉；雞山，其上多金；侖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

西山經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石脆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英山，其陽多赤金；羭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大時之山，陽多白玉；翠山，其陽多黃玉；西次二經泰冒之山，其陽多金；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龍首之山，其陽多黃金；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西皇之山，其陽多金。西次三經泑山，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申山，其陽多金玉；鳥山，其陽多玉；中曲之山，其陽多玉。

北山經帶山，其上多玉；虢山，其上多玉；潘侯之山，其陽多玉。北次二經少陽之山，其上多玉；縣雍之山，其上多玉；諸餘之山，其上銅玉；鉤吾之山，其上多玉；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北次三經歸山，其上有金玉；咸山，其上有玉；陽山，其上多玉；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

孟門之山，其上多蒼玉多金；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彭毗之山，其上多金玉；泰頭之山，其上多金玉；少山，其上有金玉；錫山，其上多玉；柘山，其陽有金玉；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乾山，其陽有金玉；碣石之山，其上有玉。

東山經藟山，其上有玉；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獨山，其上多金玉。泰山，其上多玉。東次二經嶧皋之山，其上多金玉；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東次二經尸胡之山，其上多金玉。

中次二經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葌山，其上多金玉；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中次三經敖岸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中次四經鹿蹄之山，其上多玉；盤山，其陽多玉；箕尾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柄山，其上多玉；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中次五經首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中次六經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密山，其陽多玉；橐山，其陽多金玉；夸父之山，其陽多玉；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中次七經敏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中次八經荊山，其陽多赤金；驕山，其上多玉；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陸鄗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岐山，其陽多赤金；美山，其上多金；靈山，其上多金玉；石山，其上多金，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玉山，其上多金玉；仁舉之山，其陽多赤金。中次九經岷山，其上多金玉；崍山，其陽多黃金，虵山，其上多黃金；鬲山，其陽多金；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岐山，其上多白金；勾檷之山，其上多玉；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熊山，其上多白玉；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葛山，其上多赤金。中次十經虎尾之山，其陽多赤金；復州之山，其陽多黃金；涿山，其陽

多瑶琈之玉，中次十一經翼望之山，其陽多赤金；帝囷之山，其陽多瑶琈之玉；前山，其陽多金；瑶碧之山，其陽多白金；即谷之山，其陽多珉；畢山，其上多瑶琈之玉；嬰山，其上多金玉；倚帝之山，其上多玉；鯢山，其上多金；嫗山，其上多美玉；鮮山其陽多金；章山，其陽多金；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大騩之山，其陽多赤金；歷石之山；其陽多黃金；求山，其陽多金；奧山，其陽多瑶琈之玉。中次十二經雲山，其上多黃金；龜山，其上多黃金；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綦山，其上多黃金；即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堯山，其陽多黃金；眞陵之山，其上多黃金。

（註二）除了銅和玉普遍代表陽面外，尙有堊、丹粟、文石、礜石、石涅、砥礪、及松柏、梓柟、桑、橠、漆、穀、也略代表陽面，雖然桑、堊、文石、石涅和砥石有時也代表陰面。

（註三）金佔陽面的，如南次二經洵山，陽金陰玉；西次二經，上銅下玉；北山經求如之山，上銅下玉；中次十二經雲山上金下瑶琈之玉；又即公之山，上黃金，下瑶琈之玉；眞陵之山，上黃金下玉。

玉佔陽面的很多，如南次二經堯光之山，陽玉陰金；西山經石脃之山，陽玉陰銅；羭次之山，陰銅陽玉；西次二經小次之山，上白玉，下赤銅；北次二經少陽之山，上玉下赤銀；縣雍之山，上玉下銅；鉤吾之山上玉下銅；北次三經咸山，上玉下銅；陽山上玉下金銅；白馬之山，陽石玉，陰赤銅。東山經葛山，上玉下金。中次四經鹿蹄之山，上玉下金；柄山上玉下銅。中次八經上玉下黃金。中次九經勾檷之山，上玉下黃金；熊山上白玉下白金。中次十一經倚帝之山，上玉下金；嫗山上美玉下金。

（註四）西山經符禺之山，其陰多鐵；英山，其陰多鐵；竹山，其陰多鐵。西山二經泰冒之山，其陰多鐵；龍首之山，其陰多鐵；西皇之山，其陰多鐵。西次三經鳥山，其陰多鐵；孟山，其陰多鐵。北山經虢山，其陰多鐵；潘侯之山，其陰多鐵。北次三經柘山，其陰有鐵；維龍之山，其陰有鐵；白馬之山，其陰多鐵；乾山，其陰有鐵。中山經淺山，其陰多鐵。中次六經密山，其陰多鐵；橐山，其陰多鐵；夸父之山，其陰多鐵。中次八經荆山，其陰多鐵；玉山，其下多碧鐵。中次九經岐山，其下多鐵；騩山，其陰多鐵。中次十經虎尾之山，其陰多鐵；又原之山，其陰多鐵。中次十一經帝囷之山，其陰多鐵；鮮山，其陰多鐵；求山，其陰多鐵。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其下多銀鐵；櫐山，其下多文石鐵。

（註五）西次二經大次之山，其陰多碧。北山經帶山，其下多青碧。北次二經湖灌之山，其陰多碧。北次三經歸山，其下有碧；虫尾之山，其下多青碧；碣石之山，其下多青碧。東山經栒狀之山，其下多青碧石。中次十二經柴桑之山，其下多碧多冷石赭。

（註六）中次十一經嬰侯之山，其下多赤錫；服山，其下多赤錫。

（註七）中次七經大騩之山，其陰多青堊。中次十二經堯山，其陰多黃堊。北次三經賁聞之山，其下多黃堊。中次八經仁舉之山，其陰多赭。中次九經賈超之山，其陰多美赭。

（註八）參看南次二經和東次二經的荆杞，西次二經的橿，西次三經的杻橿，北山經的椶，東次三經的棘等。

（註九）南山經青丘之山，其陰多青䨼。南次二經成山，其下多青䨼。南次三經雞山，其下多丹雘；侖者

之山，其下多青雘。中次八經驕山，其下多青雘；宜諸之山，其下多青雘；美山，其下多青雘；豐山，其下多青雘；石山，其下多青雘；師每之山，其陰多青雘。中次九經隅陽之山，其下多青雘。中次十一經瑤碧之山，其陰多青雘；堇理之山，其陰多丹雘；即谷之山，其陰多青雘；鯢山，其下多青雘。

第二章　月山名稱檢討

郭璞去古代較近，所以注釋山海經者都不能不參考郭注。五臧山經凡四百四十餘山，不爲不多，但依照郭注，則神話山名與實際山名相應和者不多，今將此山名約略列出：

羽山。（南次二經）郭注（以下簡稱注）：今東海祝其縣西南羽山，即鯀所殛處，計其道里不相應，疑非也。

會稽之山。（同上）注：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

大華之山。（西山經）注：即西岳華陰山也。今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小華之山。（同上）注：即少華山。

嶓冢之山。（同上）注：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

黃山。（同上）注：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

鹿臺之山。（西次二經）注：今在上郡。

積石之山。（西次三經）注：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

三危之山。(同上) 注：今在燉煌郡。

鳥鼠同穴之山。(西次四經) 注：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縣雍之山。(北次二經) 注：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雍音甕。

發鳩之山。(北次三經) 注：在上黨郡長子縣西。

少山。(同上) 注：今在樂平郡沾縣，沾縣故屬上黨。

太行之山。(同上) 注：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屋之山。(同上) 注：今在河東東垣縣北。

景山。(同上) 注：外傳曰：景霍以為城。

孟門之山。(同上) 注：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

謁戾之山。(同上) 注：今在上黨郡涅縣。

泰山。(東山經) 注：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也。

牛首之山。(中山經) 注：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

霍山。(同上) 注：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為名者非一矣！按爾雅：大山繞小山為霍。

熊耳之山。(中次三經) 注：今在上洛縣南。

陽虛之山。(中次五經) 注：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

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穀山。(中次六經) 注：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耳。

密山 (同上) 注：今滎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

少室之山。(中次七經) 注：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

泰室之山。(同上) 注：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

太山。(同上) 注：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

大騩之山。(同上) 注：今滎陽密縣有大騩山，騩因溝水所出。音歸。

景山。(中次八經) 注：今在南郡中。

崍山。(中次九經) 注：卭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

岐山。(同上) 注：今在扶風美陽縣西。

衡山。(中次十一山經) 注：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俗謂之岣嶁山。

柴桑之山。(中次十二經) 注：今在潯陽柴桑縣南。

在上述山名中，郭注對於五山名稱的判定，不敢自信，遂又以「疑非」或「未知是非」注於末尾。郝疏中也發現許多山名和實際的山名相合，當然郭注有遺漏之處，但郝疏資料中所有的山名，可能一部分是襲取經中的山名。山海經當然有些歷史和地理的眞實部分，但大部分的山名，都是作者的創造。請問古代的山名，那裏有常帶有「之」字的山名？而且經中有許多山名，古怪得很，生疏的很，注疏家永久找不出實證！中國的山很多，在古代沒有名稱的當然不少，山海經恰好可以供給山的名稱。還有一件怪事，作者

不注重泰山。大約山海經的時代太早，當時的泰山還不著名（只在魯國著名），易詩書中沒有推崇泰山，爲什麼山海經也不推崇泰山？當時的人是推崇南山的（詩節南山），南山就是終南山，也就是崑崙山。古代傳說都以崑崙在西方。這樣的傳說，應當用月亮神話來解釋，崑崙是指的月亮，「月生於西！」這是崑崙在西方傳說的根源，又是漢朝人找不到崑崙山的理由，因爲崑崙是月山，在漢朝似已失傳。

在郭璞注出的山名外，後代注疏家，亦無何特別發明，只補充郭注的不足而已，結果，大部分的山名，都沒有找到實證，我們只有承認經中的山名是神話的創造。今把神話意義的山名分述一下，山以獸名的約六十餘條，即猨翼之山、長右之山、亶爰之山、瞿父之山、鹿吳之山、旄山、禺稾之山、南禺之山。（南山及南次山經）符禺之山、羭次之山、騩山、龍首之山、鹿臺之山、衆獸之山、搏獸之山、騩山、罷父之山、鳥鼠同穴之山。（西山及西次山經）單狐之山、虢山、虢山之尾、羆差之山、狐岐之山、維龍之山、白馬之山、龍侯之山、馬成之山、虫尾之山、維龍之山、白馬之山（北山及北次山經）犲山、獨山、殚山、旄山、（東山及東次山經）渠豬之山、葱聾之山、牛首之山、豪山、騩山、（晉魏）釐山之首、鹿蹄之山、扶豬之山、釐山、熊耳之山、牡山、葱聾之山、蠱尾之山、緰羝之山、夸父之山、敏山、大騩之山、女几之山、靈山、龍山、堯山、女几之由、（中次九經）蛇山、熊山、騩山、虎尾之山、樂馬之山、虎首之山、鯢山、大騩之山、几山、龜山。這些以獸爲名的山，是指月山的形狀，而不指月山上所有的景象。但經中各條內所說「其獸多」此多彼云云，是否指月山上所有的景象？譬如鹿臺之山是指月山的形狀，而鹿臺山條下所說的「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是否指月山上所有的景象？經中各條中不言「多獸」而只言「有獸焉」時，如果所有之獸和山名表現之獸完全不同，則是否指月山上的景象？譬如羭次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禺。」禺是否為月山上的景象？如果獸和山名表現的獸一樣，則是否以同樣的獸表示山的形狀並表示山的景象？譬如，長右之山「有獸焉，……其名長右。」馬成之山「有獸焉，……其名曰天馬。」答說：山經作者有一個原則，獸在山名中指月形，山中的獸也可以指月形，Tautology。此外，我們應當把不太顯明的山名解釋一下，因為有幾座山名使人看來不一定有「獸」的意思。我們以為亶爰就嬋媛，楚辭湘君說：「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集注以嬋媛為「眷戀，」與南山經的亶爰（之山）極相合，郭注以「亶音蟬，」亶爰之山，「有獸焉，……自為牝牡，」正是自相眷戀，所以亶爰是「自為牝牡」的獸，南山經以之為名詞，而湘君中則以之為動詞了！中山經及中次五經都有蔥聾之山，蔥聾為獸，因西山經符禺之山，「其獸多蔥聾。」靈山就是靈山的意思，經中有許多靈字。萯山「有獸焉，其狀如牛。」可見萯就是犖字。夸父為鳥也為獸。

夸父和瞿父，罷父當同為野獸。敏山就是犖山，經中有證據。（見西山經黃山條）

山以鳥名者近二十條，即雒山、碁山、羽山、雞山、犖山、鳥危之山、翼望之山、鳥山、鳥鼠同穴之山、燕山、鴈門之山、發鳩之山、發鳩之山、（皆在北次三經）飛躍之山、跂踵之山、夸父之山、翼望之山、雞山、畢山。碁山似即雞山之意，因條中有鳥如雞。跂踵為鳥，可見畢沅本圖，畢山約有畢方之意，畢方為鳥。

山以草木名者約五十餘山，即杻陽之山、柢山、松果之山、大華之山、小華之山、英山、竹山、女牀之山、萊山、槐江之山、蔓聯之山、神囷之山、松山、柘山、空桑之山、神囷之山、松山、柘山、空桑之山、藟山、栒狀之山、番條之山、竹山、空桑之山、葛山、子桐之山、甘棗之山、蔥聾之山、櫃谷之山、

吳林之山、萯山、蔓渠之山、柄山、苟林之山、蔥聾之山、槐山、穀山、榖山、陽華之山、荆山、高梁之山、勾欄之山、楮山、丙山、荆山之首、帝囷之山、兎牀之山、䄻箇之山、丑陽之山、柴桑之山、榮余之山。丙山和柄山意同，穀山和楮山意同，丑陽即杻陽，蔥聾爲獸，但亦爲草木之詞。

山以水名者約二十餘條，即浮玉之山，洵山、灌湘之山、浮山、泑山、涇谷之山、求如之山、灌題之山、管涔之山、梁渠之山、湖灌之山、洹山、沮洳之山、天池之山、沮洳之山、渠豬之山、淒山、浮戲之山、風雨之山、游戲之山、洞庭之山、暴山、江浮之山。

月山直以山名或以各種方式得到形容者約一百數十條，即堂庭之山、靑丘之山、堯光之山、成山、僕勾之山、咸陰之山、禱過之山、丹穴之山、陽夾之山、令丘之山、侖者之山、石脆之山、南山、嶓冢之山、皐塗之山、黃山、秦冒之山、高山、小次之山、大次之山、中皇之山、西皇之山、長沙之山、不周之山、獄崇之山、鍾山、恒山、崑崙之丘、玉山、積石之山、長留之山、陰山、(又)陰山、中曲之山、邽山、崦嵫之山、譙明之山、涿光之山、丹熏之山、石者之山、北嶽之山、渾夕之山、隄山、少陽之山、縣雍之山、白沙山、高是之山、陸山、乾山、倫山、碣石之山、少山、錫山、景山、𦒢山、石山、歸山、陽山、王屋之山、景山、孟門之山、平山、京山、少山、錫山、景山、𦒢山、石山、高氏之山、獄山、泰山、嶧皋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碧山、磹山、岐山、剡山、太山、金星之山、甕山、陰山、鼓鐙之山、蒼山、靑要之山、白邊之山、首山、朝歌之山、升山、陽虛之山、白石之山、長石之山、橐山、鼓鍾之山、半石之山、少室之山、泰室之山、太山、末山、景山、綸山、光山、岐山、銅山、美山、衡山、石山、玉山、琴鼓之山、岷山、崍山、崌山、兩山、岐山、玉山、勇石之山、涿山、朝歌之山、視

山、前山、疊山、皮山、瑤碧之山、高前之山、嬰𥓓之山、嬰山、卑山、豐山、踵臼之山、歷石之山、杳山、雲山、𦣻陵之山，當然山以鳥獸草木名者不在此數。山直以月山名者如崑崙。倫山和綸山約即崑崙之意。山以成分名者如玉山、石山等，山以光暗大小名者如光山、陰山、泰山、卑山，山以形狀名者如岐山，中曲之山，山以聲色名者如鍾山、朝歌之山、黃山、繡山，山以建築名者如王屋之山、琴室之山。

山以神人名者約三十條，瞿父之山、天帝之山、皇人之山、中皇之山、西皇之山、軒轅之丘、天山、䍃父之山、敦頭之山、敦題之山、帝都之山、神囷之山、帝囷之山、龍侯之山、王屋之山、小侯之山、軒轅之山、杜父之山、緱氏之山、中父之山、昆吾之山、宵要之山、成侯之山、夸父之山、倚帝之山、嫗山、風伯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此中以天帝名者五，以皇名者三，以軒轅名者二。帝即神，因神囷也稱為帝囷。軒轅和黃帝相關，黃帝和帝相關，帝和天神相關，天神又和月神發生關係。月亮神話在山海經中整個的彼此相關，獸有鳥的成分，鳥有獸的成分，即草木也有時和鳥獸相關；山有水的成分，水有山的成分，因水自山出，水中又有和山相關的東西，所以整個的山海經都打成一片了，還不是一部有意的神話系統嗎？

現在，我們將郭璞注出的水名附帶錄出，以供參考：

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注：今河內修武縣縣北黑水亦出清水。（西山經大時之山）

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注：至江夏安陸縣江，即沔水。（同上，嶓冢之山）

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注：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井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也。（西次二經高山）

東望泑澤，河水也所潛。注：河南出崑崙，潛下地下，至蔥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名泑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西次三經不周之山)

河水冒以西流。注：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同上，積石之山)

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注：出山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西次四經鳥鼠同穴之山)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注：臨汾水上也。

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注：東過晉陽南，又東入汾。(北次二經縣雍之山)

𤅩水出焉，(𤅩音輦)而西北流，注于泰澤。注：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𤅩沇聲相近，殆一水耳，沇即濟也。(北次三經王屋之山)

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注：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同上，教山)

南望鹽販之澤。注：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同上，景山)

薄水出焉，注：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同上，虫尾之山)

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注：至榮陽縣東北入河，或出穀遠縣羊頭山也。(同上，謁戾之山)

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注：今洪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爲白溝。(同上，沮洳之山)

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淸水。(同上，神囷之山)

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注：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於漳，其水熱。（同上，同上）

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注：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同上，發鳩之山）

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注：清漳出少山大黽谷，至武安縣南暴宮邑入於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於大河也。（同上，少山）

溹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於泰陸之水。注：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同上，敦與之山）

氐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注：今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於堂陽縣，入於漳水。（同上，同上）

虖沱之水出焉。注：今虖沱水出鴈門鹵成縣南武夫山。（同上，泰戲之山）

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注：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於易水。（同上，高是之山）

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注：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中次二經蔓渠之山）

雒水出焉。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中次四經讙舉之山）

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注：河圖曰：……臨於玄扈洛汭。（中次五經）

澗水出于其陰。注：書曰：伊洛瀍澗。（中次六經白石之山）

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注：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同上，傅山）

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注：今睢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

(中次八經景山)

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注：出荆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同上，荆山)

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注：今洈水出南郡東洈山，至華容縣入江也。(同上，宜諸之山)

江水出焉。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中次九經岷山)

江水出焉。注：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同上，崍山)

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注：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清水。(中次一十一山經翼望之山)

潕水出焉。注：潕水今在南陽舞陽縣。(同上，朝歌之山。)

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注：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同上，豐山)

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注：今濟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漢。(同上，支離之山)

視水出焉。注：或曰，視宜爲澴，澴水今在南陽也。(同上，葴山)

澧水出焉。注：今澧水出南陽。(同上，雅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注：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

郭璞確切注出的水名，只有以上諸條。總之，經中的山水名稱和實際的山水名稱相合的不多，至少按郭注是如此。與事實相合的山水名稱，似乎有一部分是襲取山海經的。山海經的年代比較更古。

第三章　月山相距里數

三、九、和四、七是屬於月亮的數目，（參閱第三編）在經文描寫中多用三、九數字，「四」數字也有，似乎沒有用「七」數的。如果我們再把各山相距的個別里數審查一下，則發見三、九、四數外，還有不少「七」的倍數，作者心目中，果然沒有忘記「七」數的運用。今把各山相距的個別里數依次錄出，但同一經篇的重複數字，我們可以略而不錄。。

南山經個別里數	南次二經個別里數	南次三經個別里數
300, 380, 370, 400, 350.	450, 340, 350, 370, 400, 500	500, 400, 370, 580

西山經個別里數	西次二經個別里數	西次三經個別里數	西次四經個別里數
45, 60, 80, 70, 52, 120, 50, 170, 180, 320, 350, 380, 200.	200, 170, 150, 300, 400, 250, 500, 350.	300, 370, 420, 180, 320, 400, 350, 480, 280, 190, 290	50, 70, 200, 120, 180, 220, 250, 300, 55, 260, 360.

北山經個別里數	北次二經個別里數	北次三經個別里數
250, 300, 400, 350, 380, 200, 280, 110, 180, 320, 230, 50, 170	250, 50, 200, 350, 400, 380, 300.	200, 70, 300, 350, 100, 320, 180, 370, 120, 170, 400, 500

東山經個別里數	東次二經個別里數	東次三經個別里數	東次四經個別里數
300, 400.	600, 400, 500, 380, 300.	800, 500, 700, 1,000, 900.	300, 320, 200.

中山經個別里數	中次二經個別里數	中次三經個別里數	中次四經個別里數	中次五經個別里數	中次六經個別里數
20, 15, 35, 70, 30, 40, 52, 400.	200, 300, 120, 150.	10, 40, 20.	120, 200, 250, 300, 350.	300, 500, 10, 20, 12.	10, 30, 40, 50, 72, 140, 90.

中次七經個別里數	中次八經個別里數	中次九經個別里數	中次十經個別里數	中次十一經個別里數	中次十二經個別里數
300, 200, 20, 27, 52, 57, 70, 50, 30, 40, 10, 25, 35	100, 150, 120, 200, 350, 130, 300, 70, 50	300, 140, 150, 400, 500, 250, 200, 170	50, 20, 30, 70.	150, 200, 50, 300, 800, 60, 40, 100, 30, 35, 20, 50, 45, 70, 25, 350.	130, 120, 180, 159, 90, 230

統觀上表，可以用五除盡的整數很多。所以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衆山相離里數的根據，大體上說來，並不根據事實，不然的話，爲什麼許多山的相距大半是用整齊的數字呢？爲什麼老用 200, 300, 400, 700, 800, 900, 150, 250, 350, 450 等數字呢？事實上那些山的互距恰好都是這樣的整數呢？山經中的山名都是神話山！尙有可注意的，表中尙有不太整齊的數目。爲什麼在許多可能使用的「不整齊」數字中，只用了 45, 52,（西山經）15, 35, 52,（中山經）12,（中次五經）72,（中次六經）27, 52, 57, 35,（中次七經）35, 45,（中次十一經）這少數的數字呢？除了 45, 52 和 35 重複數外，「不整齊」數字只尙有 45, 15, 35, 52, 12, 72, 27, 57, 八項，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八項數字。45 和 72 是 3 和 9 的倍數，15, 12, 57 是 3 的倍數（12又是 4 的倍數），35是 7 的倍數，52 是 4 的倍數，27 是 3, 9 的倍數。在這僅僅八項「不整齊」數中，我們已有屬於月亮的完全數字，即 3, 9, 4, 7。見得作者對於各山相距的里數是有意的！

我們在上邊說過了，用五除盡的整齊數，是出於作者的特別意識，這些數字在南山南次諸經爲 370,

500, 580，在西山西次諸經爲 170, 50, 380, 190, 290, 250, 55，在北山北次諸經爲 110, 230, 100，在東次三經爲 1,000，在中山中次諸經爲 10, 25, 130。此類數字中較大的數字多是較小數字的倍數，如 500 是 250 的倍數，580 是 290 的倍數，50 是 25 的倍數，380 是 190 的倍數，110 是 55 的倍數，100 是 50 的倍數，1,000 是 500 的倍數，並爲 100 和 10 的倍數。這樣看來，可用五數除盡的數字也有自己的意義，也和月數字相關。（見論五數字章）

在歸與月亮數字的那些整齊數字中，300, 400, 30, 40 又都是（屬於月亮的）3, 4 兩數字的意思，只不過添上了一兩個零而已。同樣 900（東次三經）和 90（中次六經及中次十二經）都是 9 的意思，700（東次三經）和 70（西山經，北次三經，中次七經，中次八經，中次十經，中次十一經）都是 7 的意思。7 數隱匿在里數中的倒不太少！」

總之，各山相距的里數是有意的，不然的話，爲什麼在一色一律的整齊里數中忽然跳出像 27, 57, 72 和 35, 52 的怪象？爲什麼這樣跳出的數字又恰好可用月亮的數字（3, 9, 4, 7）除盡？作者的確是有意的！

第四章　崑崙問題

拙著的「神話崑崙與實際崑崙」，已將付印。但現在談山海經神話，似不應對崑崙問題絲毫不提。

山海經中有「光山、」「涿光之山、」和「譙明之山，」又有員山、「員丘，」（甚至許多植物都有員葉）山是光、員的，所以是月山。海內經郭注中並且有「不死員丘。」

山海經中的每一座山都是月山，毫無疑義。那麼，好像即不必再證明崑崙爲月山了。我們仍然略談崑崙山，爲表示它的重要性。

郭璞圖讚論「昆侖丘」說：「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嵥然中峙，號曰天桂（柱）。」崑崙是「月精，」「嵥然中峙，」又是西老（西王母爲月神，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一六一）居住的地方，還不是月山嗎？海內西經郭注以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穆天子傳郭注引淮南子：「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誠然是「嵥然中峙。」論衡順鼓篇：「衆陰之精，月也。」

西次三經槐江之山條說：「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郭注：「皆光氣炎盛相焜爗之貌。」海內西經載崑崙之墟（在西北）的九門，「有開明獸守之。」又說開明獸「東嚮，立崑崙上。」月山是光明的。

神話的崑崙是月山，毫無疑義，Palau 島土人相信天上有一座山，(A. Kramer, Palau, Hamburg, 1929 p. 154) 又有稱月亮爲 Kuling 者（如 Truk 人）（同上，p. 372）。此外，月亮在 Ceram 島稱爲 hulan (Wulan)，在 Buru 島稱爲 huran(o) (h=k)，在 Samoa 稱爲 kalau，在澳洲北部稱爲 karan。（以上皆在大洋洲一帶）古波斯稱月亮爲 ghurrah。中國的玀玀稱月爲 hlo，稱月山爲 hlo bo。(D' Ollone, 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p. 25, 33. 131) 管子地數篇所說的「葛盧山」似乎也是崑崙山。（月山很多）。

月亮在 Ceram 島（也）稱爲 wulan，在 Roti 島稱 uru, wulan，在 Flores 島稱 wura。臺灣阿美族稱月亮爲 bolad, bulad 或 wulad。（見拙著阿美族神話研究，大陸雜誌十六卷十二期頁三七四）

中次三經青要之山的武羅神，以及所謂「無路」神（神異經西北荒經：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與天地同生，名曰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顯然在語言上和 uru, wulan, wura 相同，都似和巴比倫的 Ur 相關。

周禮大司樂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地神則主崑崙，」禮記郊特牲孔疏：「崑崙地祇用黃琮。」因天玄黃地。崑崙和地神相關，地神是月神。（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一二二—一五五）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左襄十八年傳：「天道多在西北。」我們既然已證明天「道」即月亮，（上述拙著頁一—七八）那麼，崑崙也即是月山無疑了。月山就是所謂世界大山。

第五章　不周山與共工

「不周之山」的問題，至今爲學者是個謎。經中正式談不周之山的有兩處，茲將材料錄出：

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西次三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

南次二經有僕勾之山，大荒北經「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海內經「有不距之山，」大荒西經又「有偏句、常羊之山。」郝氏引墜形訓：「西南方有編駒之山，編駒疑即偏句。」僕勾、不句、不距、偏句，都似是「不周」的異文，大荒西經把不周的意思講明白了，「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

不周之山當然是不圓的月山，是上弦或上弦前後的月形。「不周」是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泑澤是黑水（月陰面）。「不周之山」的嘉果，「食之不勞，」表示上弦有增長的力量。海內經說「北海之內，有蛇山者」，又「有不距之山，」似乎不距之山和蛇相關，蛇水出於蛇山，「東入于海，」海在東方，所以不距山在西方。依大荒西經，則在「西南大荒之中隅（郝氏以藏經本隅下無中字）」，有偏句常陽之山。」西南雖和西北有別，但尚存「西」字，也算不錯。大荒北經的不句之山，「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譬如，陰十一月十一前後晚八時的月弓即嚮（西）南射。淮南子天文訓高誘注從山海經說「不周山在西北也。」郝氏誤以不周在昆侖東南，（不周山疏）似欲從張揖說。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是和東方對言，明明在西方（更好說在西北方），大荒西經，「偏句」和「常羊」連言，又有「常陽之山，」是常羊即常陽。偏句在意義上亦當和常陽相關；如果常陽是陽面增長的月亮，那麽偏句不周亦當如此。又墬形訓：「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高誘注：「隅強，天神也。乾爲不周風。」不周風生隅強，又屬於乾，還不是增長的月亮嗎？此外，依呂氏春秋有始覽，則「常羊」和「不周」又爲地名，所以「飯之美者，」有「不周之粟，」（本味）又說月亮是一座城，吳注引「通鑑前編云：不周之巓，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燧人氏于是覘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前編將不周和月亮分開，因爲它不明白不周是什麽，但它說不周有乾象並有宜城，還算帶出些眞實的成分。我們不要忘了靑要之山（中次三經）是「宜女子」的，宜城也是宜於女子的城。（見本書下文）

和不周發生關係的有一個出名的神人，就是共工，共工是很凶悍的：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嚮。（郭注：）

言長之也。（大荒北經）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海外北經）

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

「射者不敢北嚮，」這是因爲怕「共工之臺，」可見在共工在北部，在北部的半形月亮，就是上弦（或上弦以前的月形）。左傳以后土名勾龍，國語魯語以共工之「子曰后土，」（祭法同）而羅苹注路史以「共工垂爲勾龍之子，」不拘如何，共工和勾龍頗有密切關係是眞的，共工在神話中有時似乎是勾龍，大荒西經郭注引「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吳注引「神異經：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共工是蛇身，蛇身在山海經中指的是新月，或新月以後的情景，蛇身和龍身當沒有大分別。神異經又說共工在西北荒，還不是上弦和上弦以前的月形嗎？

共工和不周之山有關係。天問說：「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集注依舊說以「康回、共工名也。」共工爲上弦以前月形時是在西北，所以東南多水（陰面）。到了共工霸九州時（魯語及祭法），當然已是圓月。但啓筮旣以共工爲蛇身，則共工也當過新月。蛇身的共工爲「朱髮，」似乎共工爲新月時有朱紅的形色。爲什麼「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因爲「禹攻雲雨。」（大荒南經），共工定和雲雨相關，「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同上）雲雨之山有赤石，有赤枝的欒，和共工的「赤髮」都是赤色，見得共工和雲雨相關。

大禹不攻夸父，因爲夸父是時常光明的月亮，表示旱神。治水的大禹是反對水災的，共工和相柳是洪水之神，所以「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禹殺相繇，」（海外北經）「禹堙洪水，殺相繇，」（大荒北經）當然是「禹攻雲雨」的。（大荒南經）

第三編　論神話數字

第一章　論一數字

經中所有關於一數字的描述，完全根據月形。不圓的月形，經中稱它爲一目、一角、一手、一足等，可注意的是用目字發揮出來的一數字最多：

有鳥焉，其狀如梟，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西次三經崇吾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北山經單張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北次二經梁渠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北次三經泰戲之山）

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東次西經女烝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同上，太山）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海外西經）

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同上）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海外北經）

柔利國在一目東，……反膝，曲足居上。（同上）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同上）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海內北經）

目旣有大小，月形似「一翼」並似「一目」（崇吾之山）「長尾」（單張之山）時，是窄小初升的月形；像「四翼」並像「一目」時，像豹（單張之山）、像牛（太山）並像黃馬時（海外西經），都似是說得上弦前後的月形。「柔利國在一目東，」（海外北經）其實柔利也就是一目，不過月亮向東移動些罷了，崇吾之山條說「一翼一目」的鳧「相得乃飛，」「相得」含有「自相牝牡」（見本書下文）的意義吧！此外，我們應當注意：爲將一數字發揮出來，經中用「目」字的次數最多，表示當時的民衆，深信月神鑒視着下土吧！現在我們將「一角」的敘述列出：

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西次三經章莪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音如鼓音，其名曰駮。（西次四經中曲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北山經帶山）

䑏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北次二經敦頭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北次三經泰器之山）

在這引出的五條中，三條說馬，我們只把馬作一比較。中曲山和敦頭山兩條描述的馬，幾乎完全相同。前者說「如馬而白身，」可見是白馬，後者說「䑏馬。」前者說一角，後者也說一角，前者說黑尾，後者說牛尾，並且都有聲音，前者「音如鼓音，」後者「其音如呼。」馬有角，並且只有一角，連進化論也沒有這種怪說法，所以只是神話家「觸景生情」的想像。今再看看一手一臂一足的記述：

有一臂民。（大荒西經）

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大荒西經）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海外西經）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擧一手、一目。（海外北經）

神䰠，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西次四經剛山）

柔利國……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海外北經）

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西山經揄次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中次十經復州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鶴而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西次三經章莪之山）

東海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一足，其名曰夔。（大荒東經）

剛山條說「一手一足」的「人面獸身」是神䰠，神䰠是光明的月亮。關於一臂、一手、一足的左、右問題，我們有時無從決定，譬如，大荒西經有一條只說「有一臂民。」剛山條「一足一手」的神䰠，都使人看不出上弦、下弦。但經中亦有淸楚的說明，譬如，吳回「奇左，是無右臂，」自然是下弦。但尙有需要說明者。深目國人「擧一手，」約是上弦，因普通說來，人擧手時即擧右手。至於大荒西經「三面一臂」的人，「是顓頊之子。」大荒西經說：「顓頊死即復蘇，」足見顓頊是將消失之月，顓頊自己復蘇，或復蘇者是顓頊之子，都指的新生的月亮，或新生後漸漸發展起來的月亮（上弦）。

依復州山條，跂踵如鴞，一足，見則其國大疫。（中次十經）「跂踵爲鳥，一足似夔，不爲樂興，反

以來悲。」（銘）吳氏注復州山條說：「玄覽曰：一足之鳥，有橐蜚焉，有跂踵焉，有畢方焉，有商羊焉。駢雅曰：槖鉤、跂踵，兆疫鳥也。」跂踵是下弦月形。跂踵是兆疫之鳥，也可說是死亡的象徵，月亮由下弦漸至消亡。

畢方也是下弦月形，吳注說：「事物紺珠云：畢方，見者主壽。彙苑云；畢方，老鬼也。一曰，南方獨脚鳥，形如鶴。尙書故實云：漢武帝，有獻獨足鶴者，人皆以爲異。華林博說云：孝武帝，常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見山海經。畢鸞本爲畢方之訛。又白澤圖：火之精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即畢方也。』畢方是老鬼，又『主壽，』一定不是上弦，因上弦的意指尙年青，不能稱爲老鬼。畢方一足，所以也不是圓月，唯一的可能性是下弦，下弦是老月，所以主壽。畢方爲『南方獨足鳥，』獨足是畢方神話的特色。吳氏以爲東方朔所說的畢鸞，『本爲畢方之訛，』按『畢鸞』實本於『畢方』一詞，不然『畢鸞』的名稱，即毫無意義了，因『畢方』一詞，似爲畢遊四方、四海之意，白澤圖說：『以其名呼之則去，即畢方也。』圖贊論畢方說：『畢則高翔，鼓翼陽景。』這都是西次三經槐江山條說的『徇于四海』之意，徇是周行，郭璞已爲我們注明了。郝氏疏畢方引淮南氾論訓高誘注說：『畢方，……一足，不食五穀。』月亮當然不食五穀。但東方朔稱畢方爲畢鸞實際上也不錯，鸞鳳是月神話愛用的資料。

按揄次山條，一足的橐𩇯，『冬見夏蟄。』吳注說：『廣州志云：獨足鳥，一名山蕭鳥，大如鵠，其色蒼，其聲自呼。臨海志云：獨足鳥，文身赤口，晝伏夜飛，將雨轉鳴，即孔子所謂商羊也。』按『冬見夏蟄』是神話口吻，實即『晝伏夜飛』的意思。『晝伏夜飛』和『其聲自呼，』顯然是月亮神話。北二次經

北囂之山的鷾鶋，也「宵飛而晝伏。」

依上面所說的，「一足」是月神話。那麽，一足的夔也是月神話了。

第二章 論三數字

山海經中有不少關於月亮的數字，（如三，三和六；九，三和九；四，四和三，四和六；一，一和三，一和五，五，一和十）。今把關於三數字的材料列出，以資研究。

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北次二經洹山）

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條菅之水出焉，……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食之已癘。（北三經咸山）

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中次六經夸父之山）

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爲毒。（中次七經鼓鐘之山）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海外北經）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同上）

平丘在三桑東，……百果所生，有兩山夾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同上）

有三桑無枝。（大荒北經）

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大荒東經）

扶木柱三百里，桃林廣員三百里，三百數字在經中和三數字的意義一樣（見下文），三桑、三歲、三成和扶木、桃林都是月神話，海外北經和大荒北經的「三桑」就是北次三經「空桑之山」的空桑。大荒東經的扶木，就是扶桑。世界大樹（和世界大山）爲中外學者尙是一個謎，豈不和三桑、空桑、扶木、榑木、扶桑、若木都是月神話的東西。

但爲什麼「三」是月亮數字？這個問題更好在下面答覆，因爲我們還要繼續介紹「三」的材料：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鵌，食之無臥。（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其狀如鴞，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南次三經禱過之山）

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西次三經三危之山）

有三青鳥，……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大荒西經）

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鶚，其名曰鴟。（西次三經三危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同上，翼望之山）

儵魚，其狀如雞而赤尾，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北山經帶山）

有鳥焉，其狀如虵，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北次三經景山）

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海內北經）

經中的鳥，有的三首、六目、六足、三翼，有的是白首三足，有的是一首三身，有的是三首六尾，有的是三尾、六足、四首，有的是四翼六目三足，還有三青鳥，上述的都是月鳥。確有月形的意義。三數字是月亮數字，一月當然有三十天，六是三的倍數，和三的意義一樣，三和九是得到二十七的數字，是月亮

的數字。

以上說了三數字和鳥的敍述，今再看看三數字和獸及魚鼈的記錄：

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西次三經翼望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北次三經乾山）

東北海外，有三靑馬、三騅。（大荒東經）

有三靑獸相幷，名曰雙雙。（大荒南經）

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東山經栒狀之山）

珠蟞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東次二經葛山之首）

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其鳴自叫。（東次三經跂踵之山）

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西次四經英鞮之山）

伊水，其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中次七經大苦之山）

三足鼈，枝尾。（中次十一經從山）

讙一目而三尾（翼望之山）。乾山的獂只有三足，又有三靑馬，三騅，（大荒東經）和三靑獸，見得作者的意思是注重三數字，是鳥、是馬、是騅，都沒有大關係。

山海經自海外南經以下，神話的敍述，多和某人某民某國取得聯繫。我們把關於三數字的材料錄出：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一曰三毛國。（海外南經）

三首國……其爲人一身三首。（同上）

三身國……一首而三身。（海外西經）

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同上）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海內西經）

戎，其爲人人首三角。（海內北經）

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大荒南經）

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郭：無左臂也）三面之人不死。（大荒西經）

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海內經）

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鍾，爲樂風。（海內經）（描述老月生新月）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同上）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生歲十有二。（同上）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大荒西經）

從這些材料中，更容易看出三數字和月死的關係了。經中有「一身三首，」「一首三身，」「一臂三目，」一身、一首、一臂、三首、三身、三目以及三頭、三角、三面都是說月形，海外南經說「一身三首，」海外西經說「一首三身，」足見作者是注意三的數字，海外西經又說「一臂三目。」又有「三頭」和「三角，」（海內西經及海內北經。）大荒西經不死的三面人是上弦，圓月和下弦三者。海外西經稱

「一臂三目」的人「有陰有陽。」三目、三角、三頭、三首、三身，都是指的月形。

海內經有不可忽視的材料：「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郭注：「三子名也。」一臾注：「路史：伯陵生三子曰殳、曰鼓、曰延；殳之後有析，爲堯臣，鼓兌頭而觝氣，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爲編鍾。又歸藏云：麗山氏之子鼓。」足見鼓、延、殳爲三人，爲緣婦所生。緣婦（晦朔之月）孕三年，其實只孕三天。

海內經的「后土生噎鳴，噎生歲十二，」可與大荒西經的「常羲生月十有二」合看，「歲十有二，」明是「一年有十二月」的神話。那麼后土、噎鳴，也和常羲的意義相關，她們在普通年中，可以生出十二個新月亮。其實后土、噎鳴、常羲，也不外都是月神。大荒西經的常羲就是那「反臂」的人，反臂就是左臂，就是下弦以後的情景，老月漸漸沒落不出，然後又生出新月亮來。

關於三數字的材料，我們還沒有說完。三百的數字在經中的指意，和三數字沒有分別，我們也可以將三數和三百的數字一併錄出：

成山，四方而三壇。（南次二經成山）

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食之已癘。（北次三經成山）

雲蓋三層。（海外西經）

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海外北經）

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大荒西經）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海內經）

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北次二經白沙山）

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同上，洹山）

敦山……敦水出焉……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北次三經敦山）

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東次二經）

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東次三經）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海外西經）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海外北經）

汜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海內南經）

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塗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海內西經）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海內西經）

崑崙墟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海內北經）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同上）

丘方員三百里。（大荒北經）

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海內經）

統觀上述，我們可以說，三百數字給與我們的啓示也很大，今先從山水說起。作者依當時民衆的意

見，以爲月中有山有水，山「高三百仞，」（海外西經大運山），水「深三百仞，」（海內西經及海內北經）三百仞就是三仞，海外北經說：「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注：「厥、掘也。」禹掘「九山」爲「三仞三沮，」三沮是水，三仞可能說的是山，因「大運山高三百仞，」三仞也可能說的是水，因「崑崙南淵，深三百仞，」（海內西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海內北經）。但我們若再讀一遍上下文，則覺海外北經的「三仞」的確是說得山，因緊接「三仞三沮」的下一句說：「乃以爲衆帝之臺。」衆帝一定不用水爲臺，臺不是水，所以「仞」指月山說的。月山高三百仞，月水也深三百仞，並且還有「三水」（海內經），三水還不是三沮（海外北經）、三淖嗎？「有三澤水名曰三淖。」（大荒西經）

流沙和范林也都是三百里。「流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北次二經白沙山）「流沙之西，有鳥山者，」（海內經）「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北次二經）「流沙三百里，至於無皋之山，」（東次三經，）「流沙三百里，至予葛山之首。」（東次二經）。五臧山經所謂「山，」在海外海內大荒諸經多以「國」字代之。「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海內西經）「有名國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海內經）流黃辛氏和流黃酆氏都像流黃（當指硫磺），兩國的域中又都「方三百里，」足見是一個國家，都指的是月國，月「丘方員三百里。」（大荒北經）「方員」和「廣員」的措詞，表示不忘月亮的圓形，而海內經及海內西經把圓字丟去了，「方三百里。」

第三章　論四數字

誕生後的月亮，有時消失在二十七天後，有時消失在二十八天後，陰歷有大小月的分別。因此，四和

七也是月亮的數字，4×7=28。山海經敘述中所用的四數字不少，而對於七數字則以七十代之，並且把七十的數字隱藏在月山相距的里數中，關於此點，我們已談過了。現在我們把關於四數字的材料錄出：

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西山經皋塗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西次三經崑崙之丘）

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名曰徵徆，是食人。（西次三經三危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其名曰諸懷，……是食人。（北山經北嶽之山）

有獸焉，其羊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北經三次歸山）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名曰峳峳。（果次二經礭山）

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者其邑大水。（中次三經敖岸之山）

其狀如鹿的獸，似乎不止有兩角，但其狀如馬、牛、羊的獸長着四角，非用神話不能解釋。四是月亮數字。四翼和四角都是要將四數字發揮出來：

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見得天下大旱。（西山經大華之山）

有神焉，……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西次三經天山）

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北次三經梁渠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其鳴自詨。（北次三經景山）

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中次二經鮮山）

其鳥多鸓，……赤黑而兩首，四足。（西山經翠山）

鰼魚，其狀如蛇而四足。（西次三經樂游之山）。

蛇、鳥四翼、魚、鳥四足。此外尚有「四首」「四耳」和「四目」的東西：

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北山經帶山）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靑黃。（海外東經）

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南山經基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南次二經長右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南次三經令丘之山）

四首、四耳、四目、四角、四翼、四足可代表什麼月形？帶山（北山經）彭水的儵魚一定不指圓月，因儵魚爲渾沌鑿竅，渾敦是圓月，儵魚即不是圓月。基山條說猼訑有四耳，「其目在背，」從「其目在背」一句話我們知道是新生之月，因啓母化爲石後，「石破北方而生啓，」北當爲背。所以說「其目在背。」長右之山條說四耳如禺的野獸叫作長右。新月左臂不見而右臂則很長。令丘山條的四目，其意義和基山條的四耳是一樣。令丘山和基山條又都「耳目」連言。

第四章　論五數字

除了三、九和四、七月亮數字外，尚有其他數字散見於山海經，雖然和二十七及二十八沒有關係。但也歸於月亮神話，這就是五數字。我們把五數字的材料介紹出來：

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南次三經丹穴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西次二經女牀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北山經帶山)

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名曰象蛇。(北次三經陽山)

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大荒西經)

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西次三經章莪之山)

鳳皇是神話化的山雞。在我們錄引的原文中有「如雞」「如雌雉」和「如翟」字句，郭注說：「翟似雉而大，長尾。」五彩的鳥就是五彩的雉，神話用五彩雉形容月亮，所以月亮也應當是五彩的。月亮在神話中總有些女性，「其狀如雌雉，」婦女們自古就穿着彩衣吧？但話又說回來了，山海經既然屢言「自相牝牡，」月亮當然也有男性成分，「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西次二經鹿臺之山)章莪山所說的「五尾」獸，是五彩鳥引伸出來的說法，「五尾」在山海經中是少見的。

此外，還有將五數字陪襯出來的片段：

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西次三經峚山)

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中次七經少室之山)

有桑焉，大五十尺。(中次十一經宣山)

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中次七經）

大華之山……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西山經）

西王母……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次三經玉山）

桑大五十尺，大華山高五千仞，這都五數字的放大。中次七經的「帝臺，」「五色而文，」這種句法，豈不和「五采而文」（丹穴之山）「而五彩文」（女牀之山）「五采而赤文」（帶山）「而五采以文」出於一種敍述的心理？足見作者從五彩鳥敍述，又來描述帝臺了。五色鳥是月亮五色的根據，今月亮既已爲五色，爲什麽表示月亮的帝臺不可以是「五采而文？」女媧補蒼天所鍊的五色石（淮南覽冥訓）也就是月亮。

關於「厲」及「五殘」（玉山）的意義，我們可以利用郝氏注：「厲及五殘皆星名也。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國儺。鄭注云：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是大陵主厲鬼，昴爲西方宿，故西王母司之也。五殘者，史記天官書云：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正義云：五殘一名五鋒，出則見五方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西王母主刑殺，故又司此也。」郝氏注的很好，但我們應當把他引證的東西再變通一下。從昴星大陵可以出來厲鬼，這是古代的民間信仰，但厲鬼不必在季春時出來，我們說過了，西山經是關於秋天的敍述。西王母是明月，在光耀的明月中，昴星可以失其光明，所以西王母「司天之厲。」昴星爲西方宿，西王母雖和「月生於西」的意思相關，不必只司西天，所以她又主司東方之五殘，使五殘在明月中失去光耀。

峚山的玉榮，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這都是可以「禦不祥」的東西。「不祥」應當是疾病和惡鬼，疾病又往往從惡鬼生出，光明爲暗鬼不利。

第五章　論九數字

九數字和三數字的意義相連，3×9=27，二十七是月亮在陰歷月內出現的夜數，在一部山海經中作者用二十七數字時只有一次（中次七經堵山），並且隱藏在堵山和苦山的相距里數中，使人看不出來。我們現在把九數字帶來的材料列出：

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南山經基山）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同上，青丘之山）

崑崙之丘，……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西次三經崑崙之丘）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東次二經凫麗之山）

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海外東經）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大荒東經）

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大荒北經）

青丘之山和凫麗之山所有的獸「是如狐而九尾，」「如狐」是神話口吻，其實也就是指的狐，青丘國的狐有「九尾，」（海外東經）是其明證。狐九尾，羊也九尾，（基山）神陸吾也九尾；狐九首，神也九首，（大荒北經）九首的神又叫九鳳，足見狐也好，羊也好，鳳也好，首也好，尾可好，但主要的意義在

九數字。九鳳（大荒北經）豈不是鳳皇？鳳皇是描寫月亮的大好資料！

山海經屢言鳳皇「自歌自舞，」又「有神焉，……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西次三經天山）中次八經有琴鼓之山，西次三經和大荒北經有鐘山，見得月亮和音樂神話有關係。現在可以把歌舞的敍述摘錄出來：

有人……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經）

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海外西經）

有九鍾焉，是知霜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中次十一豐山）

九辯、九歌、九招、九代，在神話方面有一致的意思，只爲配合九數而已。招是韶樂，孔子聽了韶樂，「三月不知肉味，」韶樂感人極深。韶樂可能爲伴儛之樂，離騷說：「奏九歌而舞韶兮。」海外西經的「九代」是夏后啓儛的，郝氏疏：「九代疑樂名也。竹書云：夏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招於大穆之野。大荒西經亦云天穆之野，啓始歌九招，招即韶也，疑九代即九招矣。淮南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傳寫形近而譌也。」竹書說「舞九招，」大荒西經說歌九招，海外西經說儛九代，淮南子說夏籥九成，都是帝啓的事蹟，九代是樂名無疑。

除了上述的材料外，關於九數字，我們還有屬於地理方面的幾種材料：

崑崙之丘，……神陸吾司之……司天之九部。（西次三經崑崙之丘）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海外西經）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內經)

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大荒北經)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海外北經)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海內經)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若曰木。(大荒北經)

和山，其不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中次三經)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海內西經)

嬴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犳尾。(西次三經)

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海內經)

九部、九野、都是大荒的意思，「九山」和「九土」意境相連，相柳(=相繇)在海外北經「食于九山，」在大荒北經「食于九土。」九部九野、和九土意境相連，郭注九野(海外西經)說：「九域之野，」尙有「九德」神，(西次三經)，「河之九都，」(中次三經)以及「九井」「九門。」(海內西經)九德神叫長乘，「長乘」是月神，月神乘着如龍的月亮，山海經慣用此說法。中次二經和山，「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又海內西經崑崙之墟有「九井」和「九門，」西次三經崑崙之丘，天有「九部。」海內經說：「建木，百仞無枝……下有九枸。」郭注九枸說：「根盤錯也。淮南子曰：木大則根欋。音劬。」九是月亮的數字。

第四編 論月獸

第一章 論天馬

天馬當然也是月亮神話。

北次二經有「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郭注：言內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其鳴自訆」具有「自相牝牡」的意味，自相牝牡爲月亮神話。

神話的馬只是相似馬狀而已，南山經杻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郭注：佩謂帶其皮毛）海內南經：「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尾。」西次四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郭注：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是神話馬，當然「不道，」請問在自然界有「食虎豹」的馬嗎？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郭注：謂角有甲錯也）自然界的馬能有角嗎？東次二經䃌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

西次四經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虵身。」中次二經蔓渠之山「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中次九經的山神，「皆馬身而龍首。」

「馬」是神話的山名，有「馬成之山」，又有「白馬之山，」（北次三經），由「白馬之山」流出「木馬之水。」「馬」又是神話獸神，所以有那些奇特形狀。又「白馬」是人格化的月神，海內經：「黃帝生

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鯀屬於月亮神話，海內經郭注引開筮曰：「鯀死三歲（晦朔三天）不腐，（月神不死）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新月）也。」

此外，北山經北鮮之山「多馬，」又隄山「多馬，」中次六經夸父之山「多馬。」北次二經敦頭之山的旄水「中多驊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北山經求如之山的滑水「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其音如呼」和「其鳴自叫」意義相似。

神話之獸的怪象又有用「馬尾」形容者，西山經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北次二經北囂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東次三經踇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北次三經的歸山「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其鳴自訆。」按「歸山」（月山）與「驒善還」的意境相連，可見月馬和月山都以月形爲根據。月馬、月山、月神都顯露一些關係，西次三經槐江之山「有天神（月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

最後，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有「天馬」一首說：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師古引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發昆侖也）。天馬徠，龍之媒（師古引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游閶闔，觀玉臺。（師古引應劭曰：閶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按「天馬」歌多神話成分，如太一、龍爲友，龍之媒、(按中候握河紀注：龍而形象馬。又論衡龍虛篇說：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 昆侖、閶闔、玉臺，都是月亮神話。

天馬爲月馬，當然可以「籋浮雲，(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 晻上馳，(師古：言晻然而上馳)」「逝昆侖，游閶闔，觀玉臺。」(按玉臺即西次山經的玉山類)和天馬相關的「太一」是月神。(可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九三—九五) 天馬即「神馬，」「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瑞應圖)

水經注以青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

第二章　論夔

關於夔，我們先把經中的材料錄出：

東海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東經)

其獸……多夔牛。(中次九經岷山)

其獸多夔牛……。(同上，崌山)

吳注說：「薛綜東京賦注：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博物志云：夔形如鼓而知禮。玄覽云：山之精名曰夔，狀如鼓，一足而行。說文先訓曰：夔如龍，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六帖曰：夔一足，跉踔而行。孟康曰：夔似牛，一足無角，其音如雷。」郝氏說：「說文云：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

象有角手〻人面之形。薛綜注東京賦云：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韋昭注國語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案此三說，夔形狀俱與此經異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引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蓋本此經爲說。」

經文和吳、郝兩家注包括不少的材料，我們可以逐條說來。

大荒東經及中次九經的岷山和崍山條，都說夔如牛，孟康也說夔如牛，郭璞說：「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曰夔牛。」經中用牛形描寫月形時很多，茲舉出若干條爲例：

有魚焉，其狀如牛。（南山經柢山）

其獸多㸲牛。（西山經小華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其名曰擎。（同上，黃山）

其陰多旄牛……。（西山經翠山）

其獸多㸲牛。（西次二經鹿臺之山）

其獸多㸲牛羬羊。（同上，大次之山）

其獸多……㸲牛。（同上，底陽之山）

其獸多……㸲牛。（同上，西皇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北山經灌題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同上，潘侯之山）

其獸多兕旄牛。（同上，敦薨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同上，少咸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同上，北嶽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北次三經乾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東次三經踇隅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同上，太山）

「多夔牛」（岷山、崌山）「多㸲牛」（小華、鹿臺、大次、底陽、西皇、諸山條）和「多旄牛」（翠山、敦薨之山）等說法，是神話的點綴，其實只有一隻牛，因爲只有一個月亮。經中愛用牛描寫月形，足見作者的地帶是多牛的。夔也相似猴，經中也以夔爲猴：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南山經招搖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曰長右，……見則郡縣大水。（南次二經長右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西山經羭次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北山經邊春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同上，蔓聯之山）

多白猿（南山經堂庭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猿。（西次二經小次之山）

羭次山條郭注囂說：「似獼猴投擲也。」郝氏說：「囂、夔相近，說文云：夔母猴似人。」招搖山條

明說：禺爲狌狌。郭注：「生生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在神話中，月亮是禺也是山，南次三經有「禺稾之山，」又有「南禺之山，」西山經有「符禺之山，」南山經有「猿翼之山，」「東海有流波山，……其上有獸，……其名曰夔。」韋昭注國語說：「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莊子達生篇：「山有夔。」山水之意境相連，所以「瀤澤之水……其中多鱢。」（北山經嶽法之山）

按吳、郝所引的材料，「夔如龍，」現在我們說夔就是龍，夔是龍，虵也是龍，山經除有「虵山」外（中次九經），還有很多關於「虵」的記述，龍就是蛇的神話化，或者龍是蛇之大者。蛇不可以騎，而龍則可騎了。夏后啓「乘兩龍」是月亮神話。在這同樣的意義，尚有其他「乘龍」者：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海外南經）

西方蓐收，左耳有虵，乘兩龍。（海外西經）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海外東經）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虵，踐兩青虵。（海外北經）

郭注海外北經說：「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按當作「乘兩龍」，不然，則海外北經和海外東、西、南諸經不調和了。當然「乘兩龍」不是說同時乘兩龍，因上弦以前和下弦以後的月形，不能同時出現。

夔是龍，因細長的月形表示龍蛇。「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在神話中，月神有時和月亮分開，有時和月亮相混，因月神住月

亮，容易使人混爲一談。

月亮亦多次被視爲龍首，「凡誰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南山經）「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其神狀皆人身龍首。」「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中次九經）「凡洞庭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窫窳龍首，」（海內南經）「有窫窳龍首。」（海內經）經中的龍首和龍身都指的月亮（或月神），海內西經以窫窳爲「虵身，」虵身和龍身的差別，也不過是虵和龍的差別。他一方面，如果龍首是指月亮，則漢書禮樂志的「朝龍首，」豈不是拜月亮嗎？龍的確是月亮，因龍和月山相關，中次八經有「龍山，」北次三經有「龍侯之山，」又有「維龍之山。」大荒東經「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

夔龍和雷鼓相關，「黃帝得之（夔），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博物志所說「夔形如鼓而知禮，」當即爲渾敦「識歌舞」之意，（西次三經天山）玄覽說「狀如鼓，一足而行」。

「夔一足」神話很古，也非常普遍，可惜古人沒有明白。韓非子外儲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時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悅喜也。雖然，其所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矣。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呂氏春秋察傳說：「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

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韓非子的敍述和呂氏春秋互有異同，但對於「夔一足」的理論，則完全一致，沒有什麽分別。在我們看來，無論後人假託孔子來解釋與否，上古時代似有樂官取名叫夔的，尙書堯典說：「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他一方面，夔是月神話中的怪物，因爲牠只有「一足。」（大荒東經，說文首部，抱朴子登涉）魯哀公時代的傳說都以夔只有一足，這一點是無須懷疑的。上古時代有樂官叫夔，事實上司樂之夔和古代神話之夔攪混了，神話之夔只有一隻足，所以司樂之夔也是一隻足了。夔一足是神話的說法，是指月的上弦或下弦，並非有一樂官即足夠之意，呂氏春秋固以夔爲聖人，但韓非子根據的傳說，以爲「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悅喜也。」「忿戾惡心，」必不是聖人，必不能使樂調和。一夔即足的理由互相矛盾，所以都不可靠。上古帝王賢明的很多，所用的官長賢明的也很多，不賢明的也有，爲什麽只說夔一即足？所以我們不得不用神話來解釋了。

第三章　論　鹿

經中的鹿值得我們注意，有鹿、麋、麢、麂、麈等名稱，不同的名稱當然也代表鹿的類別，今把有關的材料列出：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南山經杻陽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手人首而四角，名曰玃如。（西山經皋塗之山）

其獸多麋鹿……。郭注：麋大如小牛，鹿屬也。（同上，西皇之山）

獸多白鹿。（西次四經上申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北山經丹熏之山）

其獸多閭麋。郭注：閭即羭也，似驢而歧蹄，角如麢羊。（北次二經縣雍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郭注：川、竅也。（北次三經倫山）

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郭注：麋鹿屬角爲觡，音格（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

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峳胡，其鳴自訆。（東次三經殍山）

其獸多麋鹿。（同上，孟子之山）

其獸多麖。郭注：似鹿而小，黑色。（中次五經尸山）

其獸……多閭、麋、麖、麂。郭注：麂似獐而大，倭毛豹脚，音几。（中次經女几之山）

其獸多豕鹿。（同上，琴鼓之山）

其陰多麋麈。（中次九經崍山）大荒山經郭注：麈亦鹿屬也。

其獸多閭、麋、多麈。（同上，風雨之山）

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注：就、鵰也，見廣雅。（中次十二經㬥山）

其獸多豕、鹿。（同上，江浮之山）

其獸多麋鹿。（同上，柴桑之山）

琴鼓山和江浮山條，豕鹿連言，縣雍山、女几山和風雨山條，閭麋連言，「閭即羭也，……角如麢羊。」（郭注）「羭，牝羊也。」（張注列子天瑞）在神話中，豕、鹿、羊的分別是不太清楚的。即便鹿的本身也不太清楚，鹿蜀如馬，（杻陽之山）如麋之獸叫作羆，（倫山）如麋之獸有魚目，（殚山）麂似獐。（女几之山）

南山經招搖之山，「麗𪊨之水出焉。」郭注：「𪊨、音作几。」可見上述綦山的𪊨也應當「音作几。」按𪊨就是麂，麂是牝鹿，因中次八經女几之山中有麂，山以麂得名。

關於麢的敍述，更值得我們注意，今把材料抄出：

其陰多……麢麝。（西山經翠山）

其獸多……麢羊。（西次二經大次之山）

浣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澤。（西次四經英鞮之山）

其獸多麢羊。（北山經涿光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其鳴自叫。（北次三經歸山）

其獸多閭、麈、麢、㚟。郭注：㚟似菟而鹿脚，青色，音綽。（中次八經綸山）

其獸多……麢㚟。（同上，大堯之山）

其獸多㸲牛、麢、㚟……。（中次九經崌山）

其獸多豕、鹿、㚟。（同上，玉山）

其獸多麢、㚟。（同上，葛山）

其獸多麢、㚟。（中次十二經朝歌之山）

多閭麋，多麢㚟。（中次十一經即谷之山）

其獸多麢麝。（中次十二經陽帝之山）

麢和鹿、麋、麝、麈、㚟連言，麢是鹿的一種。神話以麢爲鹿又以麢爲羊，大次之山和英鞮之山有麢羊，麢羊是麢羊，並不是麢和羊，因歸山條說：「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看這樣的詞氣，決不能把麢羊二字分讀是顯然的，那麼麢在神話中也同時是羊了。縣雍之山閭、麋連言，郭璞以「閭即羭也，……角如麢羊。」翠山條郭注「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可見神話中的麢羊，是似鹿似羊的野獸。東次二經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名曰軨軨。」郭注「音靈。」軨軨和麢當多少有關係。麢「好在山崖間，」中次八經有靈山，海內經也有靈山。作者並沒有忘掉有時應當將月山和月獸的意義連結起來，使神話的構造更爲周密。又歸山條的獸，「其狀如麢羊，」這隻麢羊叫「驒善還。」「還」字和「歸山」的「歸」字互相照應。

翠山條吳注說：「爾雅：麢大羊。陶注本草云：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王安石字說：鹿則比類而環角，外向以自防，麢則獨棲，懸一角以遠害，可謂靈也。故字从鹿从靈，後人作羚。星槎勝覽云：阿丹國羚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又安南高石山出一角羚羊，見寰宇志。唐傅奕以羚羊角碎金剛石，即麢羊也。」

第四章　論　羊

我們應再略談經中的羊：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䍺。郭注：音還，或音患。（南次二經洵山）

䱻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西山經英山）

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同上，符禺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西次三經崑崙之丘）

其鳥多寓……其音如羊。（北山經虢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北次二經鉤吾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北次三經泰戲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西山經錢來之山）

其獸多……羬羊。（同上（英山）

其獸多……羬羊。（西次四經白於之山）

其中多羬羊。（中次四經柄山）

其獸多……羬羊。（同上，牡山）

其獸多……羬羊。（中次六經夸父之山）

多羬羊。（中次十一經支離之山）

洵山的羊「不可殺也，其名曰䍺。」郭璞說「音還，或音患。」羊不可殺，的確是說明月亮不死，月亮消失後還要還歸，所以「歸山」的獸叫「驒善還，」所以洵山的羊應當叫「䍺。」月亮死而復生。中次六經有縞羝之山，縞羝豈不是白羊？西山經有羭次之山，山是羊住的地方。郭璞注錢來之山䍼羊引「爾雅云：羊六尺爲䍼。䍼音針。」

第五章　論　虵

山海經中虵字很多。黃曉峯校本的虵在吳注本和郝氏箋疏本通作蛇。如果我們主張蛇是月亮，蛇形就是月形，當然我們要拿出證據的。月形有朏、上弦、望、下弦和殘月的分別。山海經對於蛇的描寫很簡短，起首時令人難以明白，但我們用分析、比較和歸納法研究後，覺得有律例可尋。經中言新月（朏）不多，朏字似只一見，作者把它隱藏在「其狀如貍」的條下。（中山經翟山）此外，新月（和殘月）的敍述，約如下述：

有人珥兩靑虵，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大荒西經）

有虵名曰長虵。（郭注：）說者云：長百尋。常山亦有長虵。（北山經大咸之山）

有神，人面虵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大荒北經）

「珥兩靑虵」的人叫夏后開，開即啓，啓是晦朔以後的新月。靑虵也是新月（或上弦），山海經有Tautology 敍述法，譬如：同一個新月，在同一條文內稱爲「靑虵、」「龍、」並稱爲「啓。」但爲什麼如虵的新月稱爲「兩靑虵」和「兩龍？」所以尙須添上像似龍虵的殘月形。

大荒北經的燭龍，開始「燭九陰，」當指新月。燭龍「虵身而赤。」
現在我們可以談上弦前後的情形。玆先把材料錄出：

神囷之山……其下有白虵。（北次三經）

虵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狏狼。（中次九經）

北海之內有虵山者，虵水出焉，東入于海。（海內經）

虵巫之山，……曰龜山。（海內北經）

鳳皇、鸞鳥，皆戴虵、踐虵，膺有赤虵。（海內西經）

有一虵，首衝南方。（海外北經）

射蛇。（海外南經）

自此山（南山）來虫爲虵，虵號爲魚。（海外南經）

蛇乃化爲魚，是謂魚婦。（大荒東經）

其中多化虵，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虵行。（中次三經陽山）

巫咸國……右手操靑虵，左手操赤虵。（海外西經）

玆先說明所引的各條所有意義。北次三經說「其下有白虵，」光面在月體下部。中次九經、海內經和海內西經有虵山及虵巫之山。海內經說虵水「東入于海，」海代表月的暗面，在東方，所以虵水是從西方向東流，上弦或上弦以前的光面在月的（下）西部。中次九經虵山有「如狐」的野獸，（九尾）是上弦後的月形。海內西經鳳皇鸞鳥所「戴」的虵，就是所「膺」的「赤蛇。」海外北經的「一虵，」「首衝南

方，」「銜猶向也。」（郭注）爲知道此條所說的是上弦以後的月形，我們應當看看「首銜南方」的上文：「相柳者，九首、人面、虵身而靑，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爲避免攪混起見，我們暫且不談相柳的問題。不敢北射應當指弓口向南，弓口向南是上弦以後的月形（略在東天）。依大荒北經，則有虵身的相繇（卽相柳）有「九首」並且「食于九土，」九數字爲月亮數字。

大荒東經的「虵化爲魚，」是從如虵的新月化爲魚形的上弦，但又不似尋常的魚形，所以說：「有魚偏枯，名曰魚婦。」（大荒東經）海外南經也說「虵號爲魚，」陽山條的「化虵，」雖說如「豹身」，但尙「虵行。」爲代表上弦或上弦以後圓月前月形，有「多虵」「大虵」和「肥遺」的敍述，茲先將「多虵」和「大虵」列出：

翼望之山，……多怪虵。（南山經）

禺槀之山，……多大虵。（南次三經）

騩山，……其下多積虵。（西次三經）

諸次之山……是多衆虵。（西次四經）

耿山，……多大虵。（東次二經）

碧山……多大虵。（同上）

跂踵之山……有大虵。（東次三經）

風雨之山……其中多虵。（中次九經）

其下多鳴虵。（中次一十一經帝囷之山）

多白虵飛虵。(中次十二經柴桑之山)

多怪虵。(同上，榮余之山)

多虵當然爲積虵之意，積虵就是大虵，也就是肥遺，今把肥遺列出：

有虵焉，名曰肥䗅，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西山經大華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同上，英山)

有虵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北山經渾夕之山)

肥水出焉，……其中肥遺之虵。(北次三經彭呲之山)

彭呲之山條明說肥遺爲虵，肥遺卽大虵。大華山和渾夕山條都說見肥䗅則「大旱，」當然，月亮肥大光明時，卽表示沒有雨。肥大的月亮究竟爲上弦或上弦之後圓月以前的月形？當然後者的月形更肥大，但上弦月形也足够肥大的了，「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郭注渾夕之山）按蟡䗅相類，蟡長八尺，生後「八」天的月亮正是上弦。

被射被食的月亮，顯然是下弦，玆集材料如下：

有人方持弓射黃虵，名曰蜮人。(大荒南經)

黑齒在其北，爲人黑，食稻炎虵。(海外東經)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虵方啗之，(海內經)

黑水之南，有玄虵食麈。郭注：今南山蚺虵吞鹿亦此類。(大荒南經)

有大靑虵黃頭食麈。郭注：今南方蚺虵食鹿，麈亦鹿類也。(大荒北經)

有黑虵，靑首，食象。郭注即巴虵也。（海內經）

巴虵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虵靑黃赤黑。一曰：黑虵靑首。（海內南經）

黑人啖虵、玄虵及大靑虵「食塵、」以及黑虵、巴虵「食象」的敍述，都指在月圓後，右下方的陰面侵蝕左上方（下弦）的情形。虵所食的塵和象是月圓之後的光面，當然象指的光面比塵指的光面更大，因爲象比塵更肥大。至於黑人所啖的虵，則是漸漸變爲瘦長的左上月形，約是下弦之後的情景。山經作者手筆頗見靈活，虵可以被吞食也可以從事吞食。實際上，有啖虵的人。月在既望之後，從右下方先生出像似一條黑蛇的東西，而旣望之月則儼如一隻大象，此後，月漸減縮，這就是虵食象神話的緣起。楚辭天問「靈蛇吞象」的問題，今得解決。招魂中吞人的「雄虺，」則似應別論。

大荒南經的蜮人，能「射黃虵，」黃虵在此爲下弦之後的月形，「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郭注），郝氏引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可見蜮和月陰面的玄黑水有關係，它所用的弓是黑弓。

第六章　論靈獸

（一）龍

中次八經有「龍山，」中次九經有「虵山。」西次二經有「龍首之山，」北次三經有「龍侯之山，」並

有「維龍之山。」南次二、南次三以及中次十經的山神皆有「龍身。」南山經、東山經、以及中次九、中次十二經的山神皆有「龍首。」北山經及北次二經的山神皆有「虵身。」龍虵相關，山海經神話中的虵字很多。

瑞應圖：「黃龍者……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這不是描寫月亮嗎？

易乾卦：「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晦朔時「陽在地下，」所以說「勿用。」

論衡感虛篇：「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當時「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昆侖之山。」（淮南子本經訓高注）龍神登昆侖是很自然的說法，因爲神龍是月神，昆侖是月山。

淮南子氾論訓：「水生罔象。」高注：「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罔象即罔兩，即 Wulan (月)。

Urp. d. Gott. I, Kapitel 5, pp. 394—396 載一神話說：從前有一個時候，地上沒有水了。一切的水都在一個大蝦蟆腹內。人們決定想法使蝦蟆發笑，因爲它一笑即可從口中將水放出。爲達到這個目的，一些獸類都在蝦蟆前作滑稽奇怪的跳舞，但蝦蟆沒有發笑。最後有蛇（有以爲鱔魚者）爲它表演，怪態百出，使蝦蟆哈哈大笑，將腹內的水都放出，洪水浩蕩，幾乎把一切的人們都淹死了。當時有一男子，名叫作 Loun (或作 Loon 也就是中國的龍)，坐着自己製備的木舟，救了許多人的性命。Loun 救了許多人，但又和他們發生口角，因他所貪羡的女人他們不給他。他於是乃將己身塗爲黑、白二色，與人們作戰，敗降沉沒，變爲一塊石頭。（澳洲原始神話）

這是一很美的月亮神話，但都是 Tautology 的說法。將一切水貯在腹內的蝦蟆是指的暗色的新月，使人看不見一點水光。扭轉曲捲的蛇（或鱔）是暗色新月後的瘦彎半月形。半月光形逐漸擴張是說光水流

出。人們幾乎都淹死了，這是說，月亮越明（越向圓月發展），則星辰越多死滅。乘舟的救人者叫作Loun，這是指圓月後舟形的漸消之（光）月，（光）月漸消，星辰又漸出現。Loun 用黑白色塗身，這是半明半暗（陰歷二十一、二）的月亮。他所貪羨的婦女是長庚（星）或啓明（星），這棵星逃避月亮去追逐太陽。最後以 Loun 化爲石頭，的確是月亮神話特色。以上爲澳洲 Kurnai 人的神話。我們以爲Loun 就是龍，龍和舟也有關係。

（二）鳳　皇

南次三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海內西經：「開明西有鳳皇、鸞鳥。」大荒南經：「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海內經：「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者天下和。」又：「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翳鳥就是鳳鳥，因它飛蔽一鄉（月光普照），所以叫翳鳥。周書王會：「鳳鳥者戴仁、抱義、挾信。」（我們不要忘了道（月）中有信的意義）

帝王世紀：「黃帝服齋于宮中，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初學紀三十，御覽九百十五）

詩卷阿：「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言他鳥集于鳳皇之處）正義曰：「禮運云：麟、

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含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几聲。鳳飛則群鳥從以萬數。（鳳＝月，群鳥＝星辰）故鳳古作朋字。（即莊子逍遙遊大鵬，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六三—六四）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書）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鳳皇高丈二，（十二為月的數字）。鳳皇來儀是雙性（月亮）神話，（月亮有二儀），可以從「朋」字看出。可見「朋友」的「朋」字是基於月亮神話！「鳳皇高翔千仭之上。」（淮南子說林訓）月亮很高。

論衡恢國篇：「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集字當指鳥落木上）……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宮）中光明。」鳳皇帶來了光明！又吉驗篇：「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這就是現在所說的「鳳皇在此」可以避凶的意義。鳳皇與光明相關，因它以月亮神話為基礎。

（三）龜

經中有鼈（註一）、鼈首（註二）、三足鼈（註三）、龜（註四）、旋龜（註五）、蠵龜（註六）、良龜（註七）、三足龜（註八）、和龜山（註九）。龜山是山如龜形。「三足鼈名能，見爾雅郭注。「鼈首」的語法和「龍首」一樣，是形容月亮的。良龜，郭注：「良、善。」關於旋龜，杻陽之山條說：「怪水出

為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吳注說：「嶺南異聞言海龜鷹首鷹吻，大者方徑丈，其形狀亦與此類。駢雅曰：旋龜鳥首。」（南山經）中次六經密山條也有旋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為判木。」密山和杻陽山條都說旋龜有鳥首。

玆將三足龜解釋一下。

述異記：「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予。」（予當作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煎之立爛。」遂命以老桑斫之為薪，既然即爛。」

龜（及鼈）的神話和三數（月的數字）相關，它有「三足，」，並且能「三日三夜不死。」和鯀死三年不腐是同樣的意思。（開筮）鍾山之玉焚三天也色澤不變。（淮南子）都是月亮神話。淮南詮言訓又說「龜三千歲。」

（四）麟的神話

山海經不多用「麟」字。海內經以為「韓流」是「人面、豕喙、麟身。」但西次四經上申之山的「白鹿，」以及中次三經敖岸之山「其狀如白鹿而四角」的神獸，定為月亮神話。麟為月獸。

京房易傳（左哀十四年疏引）：「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

詩麟之趾箋引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

公羊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杜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疏：「春秋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又：「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又鶡冠子云：麟者，北方玄枵之獸。」經籍纂詁：「麟、廣韻麐同。」說文：「麟、大牝鹿也。」論衡異虛篇：「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麒麟、野獸也。」

馬觀瀛涯勝覽：「阿丹國有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高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G. Ferrand 以爲麒麟乃東非阿丹灣索馬利語的 giri 譯音，giri 即長頸鹿。（黃暉論衡校釋講瑞篇引崔垂言文選譯名考）

按麒麟是以長頸爲基礎所演成的月亮神獸，苗族稱月亮爲 Hri chli，臺灣排灣族稱月亮爲 gilas，都是麒麟二字的所本。古人以月形爲長頸鹿，所以稱它爲月亮。

淮南子天文訓：「麒麟鬬則日月食。」演孔圖：「麟、木精也，鬬則日無光。」蝕日者爲月亮，見得麒麟爲月形。

爲什麼鹿爲月獸？夏小正十二月顧氏注曰：「仲冬麋角解。」熊安生曰：「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鹿爲月獸，是否解角與月歷的意義相關？又神話有時以麟有一角，（因双角不同時脫落）與月亮的角形相關。

（五）說虎

經中有「虎首之山」（中次十一經）和「虎尾之山。」（中次十經）山中「多虎豹」（西次二經女牀

之山，中次九經女几之山）和「豹虎。」（中次八經荊山、女几之山，中次十一董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南次二浮玉之山，北次二北囂之山）西次三經崑崙之丘，「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西次四經「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又孟山：「其獸多白狼、白虎。」郭璞讚中的白狼銜鉤，的確爲月亮（如鉤）神話。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白虎見。」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中興徵祥。說曰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絺身如雲，而無雜者。」按白虎係在「西」次四經，西方屬白。

Erwin P. Dieseldorff 著 Kunst und Religion der Mayavölker im alten und heutigen Mittelamerika (Z. F. E., LVII, Berlin 1925 pp. 1—45)，他在三八—三九頁說：墨西哥印第安人以爲有一隻大虎將太陽吞噬，這是說的日蝕（引 Seler）。大虎指月亮，並且指圓月，月突進日盤，如虎攫物一樣。Henry Fowler 於一八七九年著洪都拉斯荒野旅行記（英文），書中說：當時一群野豕想要咬他，忽然來了一隻大虎，搭救了他的性命。當虎頭從叢林出現時，儼如漸圓的月亮一般。

中國的白虎與上述印第安人的 Jaguar（虎）意思相同，都指明月。古代中國和中美的 Maya 人文化可能有些基本關係，就依月神話說吧：中國古代的龍，在鼻上有蚌形物，Maya 人的羽蛇鼻上也有蚌形物。(Dieseldorff, p. 1)

【附註】

（註一）西山經英山。

（註二）西次四經剛山。

（註三）中次一十一山經從山。

（註四）西次四經崦嵫之山。

（註五）南山經柤陽之山；中次六經密山。

（註六）東次三經跂踵之山。

（註七）中次九經岷山。

（註八）中次七經大䔄之山。

（註九）中次十二經。

第七章 四靈問題

現在我們可以把上章的龍、鳳、龜、麟、虎合談一下。

禮記禮運篇：「何謂四靈？麟、鳳、龍、龜，謂之四靈。」大戴禮曾子天圓也以四靈爲麟、鳳、龍、龜。鶡冠子度萬篇陸佃解衆述鳳、麟、白虎、黃龍、龜等。淮南子覽冥訓有鳳皇、麒麟、青龍、飛黃。高注：「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乘黃爲神話獸。但又有以乘黃爲馬者，詩鄭風大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

三輔黃圖：「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禮記曲禮：「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靑龍而右白虎。」淮南子兵略訓：「左靑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論衡物勢篇以四靈（中有白虎）爲木、金、火、水四星。

所以四靈中有麟卽沒有虎，有虎卽沒有麟。究竟當爲虎或爲麟？（杜預春秋序稱麟鳳五靈）關於此點，我們現在暫且不談。虎和麟都和月亮神話相關，我們在上文已說過了。

但是，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應當談一談。

淮南子天文訓以蒼龍、朱鳥、白虎、玄武與歲星、熒惑、太白、辰星相關。論衡物勢篇說四靈就是木、火、金、水四星。我們並且在拙著「中、巴星象神話比較研究」(文史哲學報第九期)一文中，曾主張青龍、赤雀、白虎、玄武當與巴比倫一帶的牛、鷹、獅、(水)人有同源關係。(理由請參閱該文)但牛(東)鷹(南)、獅(西)，(水)人(北)在神話中是四個星辰，即木星(牛)、火星(鷹)、土星(獅)、水星(人)，與中國只相差一星。

那麼，爲何在上文又說龍、鳳、虎、龜(因上引中巴星象文主張這四靈相當於巴比倫四靈)爲月象呢？中國的四靈究竟屬於月亮神話？或是星辰神話？

這個問題不易答覆。四靈確實與月亮神話相關，我們在上文已有證明；但四靈又與四星神話相關。筆者在著「中巴星象」一文時，已知道這個難題，但因巴比倫的四靈不顯與月亮神話有關，我們即一時把這個難題避開了。現在不能再避而不談。

現在我們要談的，應當是四靈與月、星神話相關時代的先後問題。筆者主張四靈原爲月亮神話，後來才演爲四星神話了。

易經中的龍、龜是月亮，(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二一、二二、三六)山海經以龍、鳳、龜、麐(麟)爲同樣神話(見上文)，古代人以麟有一角(一角像月形，並見巴比倫神話)。莊子逍遙遊中的鵬就是鳳，本作朋(朋從雙月)。山海經以「虎豹」爲月亮神話。

左桓五年：「龍見而雩。」服虔注：「龍、角亢也。」論衡祭意篇：「二月之時，龍星始出。」後漢書張純傳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但合言四靈爲星辰者似始於淮

南子天文訓。

四靈系統被稱爲四星的記載似乎晚出。神話的語氣似乎也極有分寸：稱朱雀爲星辰，但不稱鳳皇爲星辰；我們從古書中也沒有聽說麒麟爲上述四星之一星。麒麟就是臺灣排灣族語言中的 gilas （月亮）和非洲東部語言的 giri（長頸鹿）。麒麟和鳳皇都分爲雌雄，一身二體，顯然是雙性的月亮神話。（月分爲二儀）山海經中有龜山（月山）；古代也用龜卜卦，「卦」字當原爲月亮的意思（見拙著宗教系統頁一五八）。是啊，印第安人傳說中有「蛇、鷹、獅、人，」或「龍、鳥、水獺、人，」和中國、巴比倫互闘，但他們不承認四靈爲四星之說。似乎他們的四靈尚未演變成星辰。

普通說來，在原始農業文化中，月亮神話比星辰神話更古，也更普遍。這是事實。

古代神話有說黃帝「四面」的，排灣族有木刻四面人像，（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標本室存有模型）印度的 Brahma 神究竟爲誰，似尚爲沒有得到結決的問題。我們以爲 Brahma 和四面的黃帝以及排灣的四面木刻，都有淵源關係，因 Brahma 也是四面。

「四面」是什麼意思？注疏以黃帝四面是他有四臣監管四方，實爲誤解。排灣的四面人木刻可以作證明。西亞一帶也有四面神的傳說。似乎都是基於互有淵源關係的月神話。月的上、下弦和新月、老月共爲四面，（月光面的凹處看來好似人面。山海經有三面月人爲證）。

四靈原爲月獸，有四面月人可作旁證。或者也可以說，四月獸是從四面月人神話演來，因四靈中尚保留一「人」。

四靈演爲四星辰，是星辰神話竊取了月亮神話的光榮。

第五編　夜月與鳴聲

第一章　月夜與夜月

實在的說，一部山海經，都是描寫月夜和夜月。在字句上明白表露出來的也有若干條，茲介紹如下：

（文鰩魚）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西次三經泰器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郭注：音夜。（北山經單張之山）

有鳥焉，……名曰鷩鶋，宵飛而晝伏。（北次二經北囂之山）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海內北經）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海外北經）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郭注：）晝隱夜見。（海內南經）

「神人二八」當作「神人二人。」（見淮南墜地訓）。燭陰的神「視爲晝，瞑爲夜，」是神話的筆法，意思是視則明不視則暗的意思。大荒北經的：「其（燭龍）瞑乃晦，其視乃明」是很好的解說。楚辭天問說：「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燭龍就是燭陰，是在太陽落後出現的月亮。海內北經所說的「宵明燭光，」豈不和北囂山條所說的「宵飛而晝伏」相關？「宵飛而晝伏」豈不和「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的意境相連？

還有關於當時人眼睛的記述：

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食之不眴目。（懿行引說文云：）旬或作眴，目搖也。（西次四經上申之山）

有鳥焉，……名曰鴣鸐，食之不瀶。（郭注：）或作瞞。懿行疏：瞞音醮，玉篇云：目冥也。（北次三經小侯之山）

中山經甘棗之山：（籜）可以已瞢。吳注：瞢，目不明也，瞽瞍號天瞢。

中國北方土語所說的「瞞瞢眼」就是瞞和眴的意思。眼瞞了，則看不淸東西，四周的景物看來好似搖動一樣。目的瞞，多在夜晚。吃了「當扈」或「鴣鸐」的肉，眼目可以不瞞，可見當時人有瞞目的。農業種植文化中吃肉太少，往往營養不足，瞞目是營養不足的現象之一。吃飛禽的肉當然營養不少，但神話中以當扈、鴣鸐和月亮相關，經中的月山有「覾山，」（註一）翼望之山（註二）、發覾之山（註三）、和譫諸之山（註四），月亮很明，月禽肉爲眼目更有益處了。

晚上喝茶太多時，有的人即不能入睡。月亮在神話中給予的精力，更使人不能入睡，因爲有光明的意義在內。燭龍「不寢，」（大荒北經）月亮不睡覺，所以吃了月神話中禽獸虫魚草木的人也不能入睡：

鰌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中次七經半石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雞……其名曰鵸鵂，食之無臥。郭注：使人少眠。（南山經基山）

有草焉……其名曰蓇草，服之不昧。（按卽寐字）。（中次七經泰室之山）

冉遺之魚，魚身蛇首，……食之使人不眯。（西次四經英鞮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㺊而有角……食之不眯。（中次二經昆吾之山）

西次四經與注眯字說：「莊子云：籔糠眯目。」郝疏：「說文云：眯、草入目中也。」糠、草和風沙都可以眯目，當時的農人已有籔糠的習慣是可以斷言的。可見這些和月亮相關的東西有三種盲目的力量，一種是「不瞬目，」一種是不盲目，又一種是不眯目，後二者的說法，已略帶巫術色彩。

此外，東次三經有諸鉤之山，「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郭注說：「即鮇魚，音味。」按郭注太强求。寐解爲睡覺多麼好！但我們說過了，月亮不好睡覺，所以寐魚原來是在假眠！東次二經「餘峩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可見是假眠，郭注以爲是「佯死，」至少「佯」字注的很好。

「宰我晝寢，」孔子責叱他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白天是工作的時候，夜間是睡覺的時候。經中的「食者不眯」和「食者無臥，」的確是指夜間說的，山海經是屬於夜間神話。

【附註】

(註一) 中次十一經。

(註二) 同上。

(註三) 中次二經。

(註四) 中次六經。

第二章　其鳴自詨論

山海經中有許多「自詨」、「自訆」、「自叫」、「自呼」、「自號」的說法，北山經多用「其鳴自詨」，但也用「其鳴自呼」，東山經則用「自詨」「自訆」「自叫」三種說法，中山經有「自呼」「自叫」，

西山經有「自叫」「自號，」南山經只有「自號。」北次三經太行山條郭注詨字說：「今與人謂呼爲詨，音呼交反。」詨、訆、叫、呼、號，意思上都大同小異，在作者的主觀上可能略有分別。但我們現在注意的是「自」字，自已「號」還可以，而自已呼叫自已是大可不必的。實際上這大可不必的現象在山經中在在多有，今把原文抄出來以供參考。

有鳥焉。……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南次二經柜山）

有鳥焉，……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南次三經禱過之山）

有鳥焉，……名曰鳳皇……自歌自舞。（同上，丹穴之山）

有鳥焉，……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同上，令丘之山）

有鳥焉，……名曰凫徯，其名自叫也。（西次二經鹿臺之山）

有鳥焉，……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同上，章莪之山）

有鳥焉，……其名自號也。（西次四經崦嵫之山）

有獸焉，……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北山經石者之山）

有獸焉……名曰幽鴳，其鳴自呼（同上，邊春之山）

有獸焉，……名曰足訾，其名自呼。（同上，蔓聯之山）

有鳥焉，……名曰鵁，其鳴自呼。（同上，同上）

有鳥焉，……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同上，灌題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驒善還，其鳴自訆。（北次三經歸山）

有鳥焉，……其名曰䴅，是善驚，其鳴自詨。(同上，同上)

有獸焉，……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同上，馬成之山)

有鳥焉，……是名曰鶌鶋，其鳴自詨。(同上，同上)

有獸焉，……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同上，陽山)

有鳥焉，……自爲牝牡，名曰象虵，其鳴自詨。(同上，同上)

有鳥焉，……名曰酸與，其鳴自詨。(同上，景山)

有鳥焉，……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同上，軒轅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詨。(同上，泰戲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獂，其鳴自詨。(同上，乾山)

有鳥焉，……名曰精衛，其鳴自詨。(同上，發鳩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東山經栒狀之山)

有獸焉，……名曰狪狪，其名自訆。(同上，泰山)

有獸焉，……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東次二經空桑之山)

有獸焉，……名曰犰狳，其鳴自訆。(同上，餘峩之山)

(鵹鶘)、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同上，盧其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朱獳，其鳴自叫。(同上，耿山)

有獸焉，……名曰妴胡，其鳴自訆。(東次三經尸胡之山)

有魚焉，……名曰鮯鮯之魚，其鳴自叫。（同上，跂踵之山）

有獸焉，……名曰精精，其鳴自叫。（同上，踇隅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同上，欽山）

有鳥焉，……其名曰鴒鸚，其鳴自呼。（中次六經，廆山）

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鳴自呼。（中次十一經支離之山）

有鳥焉，……名曰青耕……其鳴自叫。（同上，堇理之山）

其鳴自詨、自訆、自叫、自呼，是月亮神話的說法。在上述原文中所引的鳳皇，自已和自已跳舞；吃了「其鳴自詨」的黃鳥肉即不會再嫉妒人，「其鳴自訆」的鵹鶘像似鴛鴦，其所有的意指也必相似鴛鴦。「其鳴自訆」的天馬豈不是在天上？「其鳴自詨」的「驒善還」豈不是來往循環的月亮？「其鳴自詨」以及「自爲牝牡」的「象蛇」是一體雙性的東西。這一切的一切都告訴我們陰和陽面的月形促成了這樣的神話。所以舉凡「其鳴自詨」一類的鳥獸，沒有不是表現月亮神話的。鳥獸的號叫，就像人類的言語，人類不能不說話，鳥獸也不能不號叫；詨、訆和叫字並非沒有意指，雌的呼叫雄的，雄的呼叫雌的，牝的呼叫牡的，牡的也呼叫牝的，都表示傳達情意，討求安慰。雖然雌雄、牝牡，常常相居不離，仍然需要彼此招呼。研究古代社會學者往往主張人類在古代是亂婚或群婚，但山海經告訴我們當時是一夫一妻制 Monogamy，因爲當代的神話是反映着當代或當代以前的原始人類情形。

爲加强我們的證據，不妨再從上邊引出的原文中取來兩點談談，一是「其鳴自呼」的「嬰勺」，二是「其鳴自詨」的「精衛」。嬰勺在中次十一經支離之山是一隻鳥，西次三經槐江之山有一位神叫英招，

英招就是嬰勺，二音相同。神話有它的變相技術，所以英招和嬰勺的描寫可以不同，槐江之山，「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自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而支離之山的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應當原諒作者，實因有時一個名稱的月亮在不同的夜間有不同的景象。無論如何，嬰勺和英招都是指的月亮，是一定的；英招「徇于四海，」嬰勺的鳴聲「自呼」，都是描述月亮的證據。

爲說明「其鳴自詨」的「精衞」是月亮，並爲說明「精衞」的「自詨」是月亮神話，我們應當仔細看看北次三經的發鳩山條。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衞，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衞，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女娃是指的新月，以及最後不出現的月亮，所以說「遊于東海溺而不返。」精衞是自西天出來的新月，新月時時增長，表示有氣力；我們已經說過了，依陰曆月來說，月亮是向東行的，所以精衞「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女娃在東海溺死了，新生的是西方新月，女娃當然是女性的，那麽，精衞也是否爲女性的？發鳩條以精衞「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任臣注引「五侯鯖曰：精衞無雄，偶海燕而生。」但我們若仔細想想，精衞實有雌雄的意義，因發鳩山條說：「其（精衞）鳴自詨，」我們已說過了，一切「其鳴自詨」的禽獸，都是一體變性的。發鳩條欲偏重女性，也是眞的。

如果我們再回頭看看山經的原文，卽發見有「其名自叫」「其名自呼」「其名自訆」的「名」字，西次三經鹿臺之山谿行疏說：「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卷引此經鳴作名，蓋形聲之譌。」

還有一個純邏輯問題。山經說了那些「其鳴自詨」一類的話，月亮有「鳴」的能力嗎？神話以月亮爲

一體雙性的東西，它已經禽化獸化而且人化神化了，爲什麼不會鳴叫喚呼？如果它不會鳴叫喚呼，則世界的禽獸和人類也必不會鳴叫喚叫了！神也不必頑冥不靈了！純邏輯的想法在神話中是許可的，何況這神話的形成還有「天籟」作基礎呢！

第三章 雙性和鳴聲

經中在敍述怪鳥獸時，往往說一身兼牡牝或雄雌二性，既然在一個主體有二性，我們可以稱它爲雙性物 bisexual。雙性的鳥獸和詨鳴意義是有關係的。

南山經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郭注說：「莊子亦曰類自爲雌雄而化。」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郭注引「廣雅云：鳳、頭雞，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雌曰皇，雄曰鳳。」鳳皇是神話中的神鳥，丹穴之山條下說：「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可見鳳皇的基礎是彩色的山雞。鳳皇在神話中則是將彩色的山雞和月亮的意義結合爲一了。鳳皇是雌雄兩隻鳥，但也可以說是一隻鳥，山經的口吻就是以鳳皇爲一隻鳥的，因爲它說：「是鳥也……自歌自舞。」廣雅說鳳皇是雄雌兩隻鳥，但這兩隻鳥是永遠連合在一塊的陰陽鳥，就如月的陰面和陽面不能分離一樣。鳳皇所有的雙性以及不可須臾分離的意義，非用月亮神話是無法解釋的！至於廣雅所說的「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都是傳統上對於神鳳的描寫。

鳳皇是一個相連的雌雄鳥，現在可以用北次三經陽山條略加對證一下，陽山條說：「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這裡的描寫可以說和丹穴之山條所描寫的有一樣

的意義，「雞」在陽山條爲「雉」，「五彩」仍爲「五彩」，「自歌自舞」改爲「自爲牝牡」，證明鳳皇是一體雙性。又西次三經泰器之山有觀水，「是多文鰩魚……其音如鸞雞。」說文解「鸞」爲五采雞形，似乎也是鳳皇。此外，還有一種鳥，西次三經翼望之山條和北山經帶山條稱它爲鵸鵌，郝懿行在翼望之山條疏說：「北山經帶山有鵸鵌鳥，自爲牝牡。」又疏帶山條說：「鵸鵌已見西次三經翼望之山。莊子天運篇釋文引此經云：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與今本異。」鵸鵌「自爲牝牡」，又像采文的鳳皇，大約爲鳳皇的一種。

除了鳳皇之外，山海經似乎尙欲强調一體雙性的意義，但又怕鳥的形狀太怪，使人不易明瞭，所以又說此鳥彼鳥「如鴛鴦」，東次二經盧其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鵹鶘，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西次三經崑崙之丘，「有鳥焉，其狀如蠭，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西次四經邽山「濛水出焉」，其中的蠃魚有鳥翼，「音如鴛鴦。」南山經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任臣注：「鴛鴦，古今注謂之匹鳥，或曰，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山海經不直說鴛鴦，只說「如鴛鴦」，因爲鴛鴦常在一塊，在神話中可以說是一體雙性的，已與月亮神話打成一片，陰面陽面合成整個月亮，所以鳳鳥也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東西。

尙有一種鳥、鼠關係，也可以說明一體雙性的意義，北山經虢山，「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現在我們先乘這機會插進幾句話，然後順着題意再談下去。山海經每一山條下的內容如鳥獸樹木等，都是描寫的月形，我們暫且擧一個證據，虢山條說：「狀如鼠而鳥翼」，鳥鼠連言，在西次四經是一座山名，叫「鳥鼠同穴之山」，鳥鼠二字連言，是一種特屬的情形，所以懿行疏中也不敢確信是蝙蝠。今

又有鳥鼠同穴之山，使我們不能不把鳥鼠連言的意義祖爲月亮神話，實際上也非是月亮神話莫屬。以下我們利用任臣注中引證的材料，談談鳥鼠的一體雙性。

河圖括地象說：「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華星。」掩是遮掩，華是星辰（待下文證明），掩華星就是月亮，月光的明亮可以遮住附近的星光。楊衒之伽藍記云：「鳥雄鼠雌，共爲陰陽。」郭璞注只說鳥鼠「共爲雌雄，」楊氏則分明鳥雄鼠雌。段國沙州記：寒嶺「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鼬，無尾。」白色的鳥，是指月的陽面，鼠爲月的陰面。甘肅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其形似雀而色灰白，兩物同穴而處。」沈約宋書說「雀色白，鼠色黃。」按郭注引張氏地理志說：（鳥鼠）「不爲牡牝也。」杜彥達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故因以名山。」袁小脩書經考說：（鼠）「與鳥狎昵，有類雌雄。」神話的意思的確以爲鳥鼠成了一對雌雄。在鳥鼠同穴山條下敍述中，那「鳥首而魚翼」的絮魮，生了「珠玉。」絮魮既有鳥首和魚翼，顯然尙和「鳥鼠同穴」的意境互相連屬，既然先說了「濫水」出於鳥鼠的西部，下文即不便再言鼠，所以說「多絮魮之魚，」這是神話上使意境若斷若續的轉變法。當時所說的鳥鼠山是月山，因爲「絮魮之魚，其狀如覆銚，」說文以銚是溫器，所以覆銚是倒鍋形的月亮，毫無疑義。

至於鳥鼠山上「多白虎白玉」的說法，無疑的是指白光面像白虎和白玉。

第四章　論聲音

山海經的作者也自知敍述的是神話，所以他不敢確定月亮發出的是那種聲音，只說「其音如」此「如」

彼。現在我們把各種聲音介紹出來：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南山經靑丘之山）

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南次二經鹿吳之山）

有獸焉，……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北山經少咸之山）

（䱱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同上北嶽之山）

有獸焉，……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北次二經鉤吾之山）

（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北次三經龍侯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東次二經鳧麗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東次四經剡山）

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音如嬰，是食人。（中次二經蔓渠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中次四經釐山）

郭璞注鯑魚說（龍侯山條）：「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鯑就是鯢，這話說的對，鯢字从兒，所以「其音如嬰兒。」上述的其他「相似」鳥獸的東西，牠們的聲音也都只是「相似」「嬰兒。」這種渺茫不可捉摸的意義，正是神話領域的勝境！如果我們能說明九尾狐的意義，即可觸類旁通，因爲我們所引的原文都屬於「其音如嬰兒」的情景。

「靑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又「鳧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我們都已在上邊引出了。大荒東經的靑丘之國，「有狐九尾。」我們知道，九尾狐不只見於山海經。狐狸

眞有「九尾」嗎？野獸的尾巴只有一個，但尙可勉強分爲九樓。狐狸有「九首，」則更難講解了。如果我們取「九尾九首」與「嬰兒」兩種意義合看，比較容易明白。狐是月形，九尾和九首狐是朔後第九夜的月亮，生後九天的月亮豈不尙爲嬰兒？那些鳥獸「能食人」，人「食之不蠱，」「食之巳狂，」「食之無癡疾。」這是神話口吻。生後九天的月亮正在生長，光亮也正在增大，這是好現象，因此說吃了神話中這樣鳥獸的肉卽可以「巳狂」而不生「癡疾，」並且「食之不蠱。」依郭注，蠱就是「妖邪之氣，」郭注似有根據。西山經天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

此外，神話中鳥獸的聲音，也有相似成年人聲音的，如：

有鳥焉，……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郭注：如人相呵呼之聲。（南山經，靑丘之山）

（䑏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北次二經敦頭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東山經犲山）

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郭注：）好呼喚也。（中次七經放皐之山）

（化蛇），……其音如叱呼。（中次二經陽山）

有獸焉，……名曰諸犍，善吒。（北山經單張之山）

（鮆魚），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北次二經縣雍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郭注：）如人號哭。（中次二經昆吾之山）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西次三經玉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其音如吟。（南次二經長右之山）

(神槐)，其音如欽。(郭注：)欽亦吟字假借。(西次三經剛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東次二經空桑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音如謠。(郭注：)如人歌聲。(南山經杻陽之山)

(薄魚)，……其音如歐。(東次四經女烝之山)

有獸焉，……其音如擊石。(西次三經章莪之山)

(鳴蛇)，……其音如磬。(中次二經鮮山)

(神耆童)，其音常如鍾磬。(西次三經騩山)

(魅武羅)，……其鳴如鳴玉。(郭注：)如人鳴玉珮聲。(中次三經青要之山)

有獸焉，……音如鼓音，其名曰駮。(西次四經中曲之山)

(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郭注：)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北山經大咸之山)

(滑魚)，……其音如梧。(懿行引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司馬彪云：梧，琴也。)(北山經求如之山)

旋龜，其音如判木。(南山經杻陽之山)

猾褢，其音如斲木。(南次二經堯光之山)

旋龜，……其音如判木。(中次六經密山)

從上邊所引神話的描寫中，可看出一些古代社會的生活情形。有呼叫、賁叱、號哭、嘯吟、歌唱，音樂有石、磬和琴，當然尙有別的樂器。但不屬我們現在說話的範圍。所有佩玉聲和鼓柝聲，讀之如親臨其

境的一樣。也可見喜怒哀樂是人之常情，古代的人也不例外。勞木當是爲燒飯用，古人是不肯生食的。

縣雍之山條說：「其（紫魚）音如叱，食之不驕。」郭注「或作騷，騷、臭也。」今按不當作騷，因叱」的意義與「驕」字相應和，古代人驕傲時也當受責叱。神話以爲吃了「其音如叱的魚就不生驕傲了。」

現在我們再把「如狗」的聲音錄出來：

有獸焉，其狀如反，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南次二經柜山）

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同上，浮玉之山）

有獸鼠……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西次二經玉山）

（蠻蠻），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犬吠。（西次四經剛山）

有獸焉，……名曰窮奇，音如獋狗。（同上，邽山）

（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北三經譙明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同上，丹熏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馬……其音如獋狗，其名曰筱筱。（東次三經䃌山）

獋犬是犬的一種，郭注（邽山條）說：「或云：似虎、蝟毛、有翼。」狗是最早馴服的家畜，山海經時代的狗，當然早已爲家畜了。除了如吠的聲音外，還有相似其他聲音的：

（鱄魚），其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南次二經雞山）

（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北次二經梁渠之山）

(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東山經樕螽之山)

有鳥焉，……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西次二經玉山)

豕也是屬於月山的神話，我們從幾個山名可以看出來，譬如中山經有「渠豬之山」和「渠豬之水，」水中又「多豪魚，」中次二經有「豪山，」中次四經有「扶豬之山，」中次八經有「彘山。」不但豕和月山的神話相關，經中的一切鳥獸差不多都屬於月亮神話。

像似鳥音的記述，也是月亮神話不能割捨的點綴：

(蠃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西次四經邽山)

(䱻魚)，……其音如鴛鴦。(東次四經子桐之山)

(文鰩魚)，……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西次三經泰器之山)

(大鶚)，……其音如晨鵠。(同上．鍾山)

(脩辟之魚)，……其音如鴟。(中次六經橐山)

有獸焉，……其音如鴻雁，其名曰獙獙。(東次二經姑逢之山)

有鳥焉，……其音如痺。(懿行引爾雅云：)鶉之雌者名痺。(南次二經柜山)

痺是鶉之雌者，見得作者未拋開雌雄的意義。鴛鴦和鸞鳳的意指，我們已說過了。

泰器山條的文鰩魚「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這還不是月亮嗎？月亮在每夜向西行，在每月向東遊。文鰩魚和鸞雞都和月亮有密切關係，無怪乎「其音如鸞雞」了。上邊錄出的鵠、鴟和鴻雁，都應和文鰩魚的意指等量齊觀。經中以鳥名山的例子也不少，南山經之首有鵲山，西次四經有鳥山，又有鳥鼠

同穴之山，西次二經有鳥危之山，東次二經有凫麗之山，北次三經有燕山，又有發鳩之山，南次三經和中次十一經有雞山。

第六編　人物與長生

第一章　論大人

跂踵國，……其爲人大，兩足亦大。（海外北經）

博父國，……其爲人大，右手操靑蛇，左手操黃蛇。（同上）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海外東經）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大荒北經）

有大人之國。（大荒東經）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同上）

大人之市在海中。（海內北經）

君子國在其北，……使二大虎，……其人好讓不爭。（海外東經）

從引文可以看出，「其爲人大」就是「大人。」大人「坐而削船」是描寫「其爲人大。」「削船、謂操舟也」（郝疏）是錯謬的解釋。按削即消字的假借，意爲消沈，因「大人」「爲人大，」所以船消沈了。是指月形如覆舟（譬如陰十一月十一、二夜晚）。又「君子國」也似乎是大人國，因其「使二大虎，」大人才會使大虎；君子國是指下弦或下弦以前的月形，「其人好讓不爭」即表示下弦或下弦以前月形的退減。

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國。」郭注引「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身長三十丈，生萬八

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郝氏說：「博物志引河圖玉版與郭同，唯佻人國作臨洮人，長三十丈作長三丈。」又：「十丈當爲十之之誤。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按月亮神話中，三十和三數在意義上沒有分別。

「大人之堂」如何解釋？郭璞說：「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大人之堂當然是月山，堂室是月形。「有一大人踆其上。」南山經有堂庭之山，中次十二經有洞庭之山，似皆和「大人之堂」的意義相關。

第二章 論夸父

夸父的問題，比較複雜。列子和淮南子等書都提及夸父，但爲解釋夸父的意義，非用山海經不可。山海經關於夸父的材料也似乎雜亂的很，夸父爲神人、爲鳥獸、並且爲山名。我們只有先把經中的材料錄出，然後纔可以進行研究。試看關於夸父的記載：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海外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經）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大荒東經）

夸父之山，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獸多牸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珚玉。（中次六經）

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以夸父是仙人。海外北經郭注：「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飮哉？寄用於走飮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高誘和郭璞對於夸父的認識太浮淺，郭璞注的雖多，只不過依着經文的意思玩弄字句而已。

按夸父是被譏嘲的月亮（月神），所以又說夸父是月山（中次六經有夸父之山）。夸父的杖化爲鄧林，因夸父之山北有桃林，見得夸父和月山的關係。南次二經有「瞿父之山，」郝疏引「玉篇云：⿰𠂤父音父，山名。蓋父成爲⿰𠂤父也，但經內諸山以父名者非一，旣疑，未敢定。又玉篇、廣韻偏旁之字多後人所加，不盡可從也。」按經內諸山以父名者實不止一座，使我們感到父即⿰𠂤父字之意，⿰𠂤父字和山有關係。中次六經的夸父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證明不是圓月。但月形變換無常，夸父也可爲圓月或爲殘月。「應龍「殺夸父」以及夸父「道渴而死」的說法，是指夸父由殘月進至晦朔的情形。圓月光明時，夸父已晉心與太陽競爭比賽，所以已開始逐日，不過她在趕上太陽時也成爲將死的殘月了。事實上，殘月有時在早晨和太陽同時出現，所以有「日浴于淵」的神話。（就是月母生太陽後給太陽洗澡的神話）殘月和太陽同時出

來後（幾乎同時出現），卽和他正式競走起來，到太陽落時，卽追上太陽。如果經中的「入日」二字作日蝕講，則夸父卽正式抓住太陽了！但夸父成功後，接着就死亡，可見是殘月進入晦朔了，太陽在次日仍然出來，而夸父則一時不再出來。

夸父並未正式死亡，新月在三天後仍然要出來，神話爲表示月亮卽便在晦朔三天內也不死亡，遂以夸父「棄其杖，化爲鄧林。」（鄧林指繁星）夸父的杖還有生命，並且化爲繁茂的生命！

郭璞雖不明白月亮神話，但他的注中，有時似乎帶出些靈感來，譬如他注夸父說：「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走，不行而至者矣！」夸父能走也能飛，西次二經說：「其七神皆人面牛身，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這幾句話雖未明言夸父，但「操杖以行，」似乎和持杖而走的夸父意境頗近，「飛獸之神」也可以解說夸父，我們在下文可以看出夸父也是鳥獸。現在談談夸父的杖。按夸父的杖，似是靈壽杖，海內經載有「靈壽實華，」郭注：「靈壽、木名也。」「詩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漢書孔光傳云：賜太師靈壽杖。顏師古注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郝疏）似乎夸父的杖是靈壽杖。夸父死時已是老年的殘月了，需要靈壽之杖。靈壽杖亦可作馬鞭用，杖卽策，淮南子墬形訓說：「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高誘注：「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

夸父「棄其杖，化爲鄧林，」吳注：「襄州南鳳林山亦名鄧林，是古鄧祁侯國。荀子云：鄧地之山林是也。」畢沅以鄧林「卽中山經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其地則楚之北境。」鄧林可能卽是桃林。夸父「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太陽落下，夸父亦死去。棄杖所化的鄧林是星辰。楚辭天問說：「羲和之未

揚，若華何光？」大荒南經所說的羲和爲月亮，所以「羲和之未揚，」是月亮尙未發揚的時候，「若華何光」就是星辰在發光！列子湯問以「鄧林彌廣數千里，」正好形容佈滿天空的星辰。

當夸父向圓月發展時，腹部好像日益膨脹，這都是「飲于河渭」的效果。但在圓月後又漸消瘦起來，夸父又渴了，他因渴而消瘦到殘月情形，她想「北飲大澤」時，「未至，道渴而死，」因爲她應當居晦朔三天，不能立刻變爲新月。飲於河渭的夸父是月亮，可以用「無路」飲酒來作旁證，「神異經云：西北海有人焉，長二千里，名曰無路，腹圍二千六百里，日飲天酒五斗。」（吳注大荒東經引）「日飲天酒」的「無路」（ulu 爲月亮，見拙著阿美族神話研究）無疑的是月亮。

經文說夸父渴死，又說爲應龍所殺，似乎矛盾，但神話有時不怕矛盾。「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大荒北經）夸父渴死，明示天旱，「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大荒北經）明示水潦，應龍似乎是不旱不潦的月神。

夸父似乎是女性的。「形夸骨佳，」是說「西施、陽文，」（淮南子修務訓）楚辭禮魂：「姱女倡兮容與，」集注說：「姱好也。」月亮是女的，太陽是男的。古代的南方女子，似乎有追逐男子的風俗，唐蒙博物記云：「日南有野女，群行覓夫，其狀白色，偏體無衣襦。」（吳注海內經引）「白色」「偏體」的說法，無疑的是月神話。事實上，昔日南方有女權較高的地方，女子覓她心愛的男子作丈夫，是女子的特權。至於「群行」「偏體」和毫「無衣襦，」只是神話而已，在事實上沒有女子赤體的風俗。

夸父爲神人，也爲鳥獸。夸父既是月形，月形可以像似鳥獸，一部山海經，幾乎完全以鳥獸來描述月形。

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東山經犲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注：或作夸父。（西次三經崇吾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夸父(或作舉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北次二經梁渠之山)

郝氏說：「夸父即舉父也，」（犲山條）又說：「舉、夸聲相近，故古字通也。」（梁渠之山條）舉、夸古音固然可以相通，但舉、夸的意思不同，「善投」的舉父，「其狀如禺，」似乎說月山像猴；而夸字則沒有猴的意思。犲山和渠梁山條的鳥獸，只說像似「夸父，」而崇吾山條如禺的獸，則直「名曰舉父。」似乎在神話的邏輯上夸父的意義比較舉父的意義更爲基礎的。

梁渠之山有鳥「如夸父，」夸父在經中似乎也有一直被視爲鳥的時候。「化爲大鶚」的「欽䲹，」（西次三經鍾山）莊子大宗師作「堪坏，」淮南子作「欽負，」（郝引）按欽負、堪坏、欽䲹與夸父聲近，當皆爲夸父之別字。換爲別字，有時也有用意，譬如，像鳥的夸父，只好爲「欽䲹」了。由父、負、坏、䲹的聲音相等來看，我們知道夸父就是堪坏。

夸父爲神人、爲禽獸、並且爲山，中次六經有：

夸父之山，其木多椶枏，多竹箭，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有馬。

我們再應當把經中的「父」字研究一下，經中有夸父山外，尚有：

罷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西次三經）

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東次二經）

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東次三經）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靑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海外北經）

前文已說了，「欽䲹」就是「欽負，」䲹音邳，見得 f 音就是 p 音，中次三經的萯山，郭注以萯音倍，吳注引「學海曰：今東陽有萯山，一云倍尾山。」玉篇以峧爲山名，一定有根據的，所以罷父、杜父、中父、博父都當和夸父的意義歸爲一類。「伏」犧既可等於「包」犧，爲什麼「父」字在古時不可讀爲 boh？「負」音等於「䲹，」等於「倍，」又是「父」音和 boh 音相關的明證。爲什麼我們偏欲把月山的意義和玀玀的 boh（山）字拉關係？因爲玀玀人稱月亮爲 hlo，或 hlo boh，hlo boh 意即月山，所以玀玀人稱月亮爲月亮，或稱月亮爲月山。山海經似乎和玀玀文化有些關係。

罷父之山，即是月山之如罷者，北山經有罷差之山，北次三經倫山「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吳注引「談薈云：羆有二種，如麋如熊者別也。」「杜父之山，無草木，」可見杜字不指杜樹，因爲山上沒有草木，東山經有獨山，杜父似爲獨父之意，亦指似獸之月山

山海經中還有使我們相信夸父爲月山的證據。中次十二經有江浮之山，「無草木，其獸多豕鹿。」江浮似又是夸父的別名。東次二經的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雁，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姑逢」亦與夸父音近，獙獙又是旱神與夸父同。

密克老尼西亞語言中有稱月亮爲 kuap 者，kuap＝夸父。

第三章　月與婦女

雌雄、牝牡的意義，我們已說過了，現在要談的是關於婦女的敍述，今把材料列出：

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大荒南經）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大荒東經）

女烝之山。（東次四經）

嶧臯之山出水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多蜃珧。（東次二經嶧臯之山）

嬴母之山，神長乘司之。（西次三經）

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嬴母。（西次三經）

有靑丘之國，有狐九尾，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大荒東經）

有嬴民，鳥足。（海內經）

嬴母、嬴土、嬴民，都是女子之國，嬴母就是「月母，」母親在懷孕時身體肥大。嬴母「卽蝶螺也，」（槐江之山，郭注）。西次三經說：「神長乘」司「嬴母之山。」大荒東經以「靑丘之國」爲「嬴土之國。」海外西經說：「女子國在巫咸北，」卽嬴母國。槐江山條的嬴母，依經中普通文法，當在「丘時之水」中。嬴母爲蝸牛蜃蛤一類東西，這類東西和月亮有神話關係。

談了嬴母以後，再談中次三經靑要之山對於淑女的描寫：

靑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郭注：河千里一曲一直也。）是多駕鳥。南望墠渚，

（郭注：水中小洲名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䰠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䲹，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狀如葌，而方莖，黄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郭注：根似藁本，亦香草）

青要之山當然是月山，這座月山是女性的，只看山名已知是女性的了。經文內的「青身」和「小腰，」還不是山名「青腰」的原因嗎？文中用神、鳥和草來形容美女。「鐻、耳環與璩同。」（吳引五音集韻）像似美女的武羅神，「小腰而白齒，」戴着「其鳴如鳴玉」的璩環。「趙武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韓非子）可見小腰爲美，自古如此。窈窕䲹鳧的「青身、朱目」也形容美女。「其狀如葌」和「黃華赤實」的荀草，「服之美人色。」徐炬事物原始云：「美顏多食青要草，」（吳引）徐氏的青要草，似是荀草。美人還有飼鴐之美，郝氏疏「鴐鳥」說：「說文云：鴐、飼鴐也，飼、通作駕，又通作鴐。」相如上林賦：「鴐鳥屬玉，」（吳注）。鴐鴐是可愛的。總之，山海經時代的美女條件，神話給我們洩露了：小腰，白齒，朱目，佩玉環，服香草。

葌草也爲香草，「說文云：葌、香艸，出吳林山，本此經爲說也。衆經音義引聲類云：葌、蘭也；又引字書云：葌與蕑同，蕑卽蘭也，是葌乃香艸。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以葌與蘪蕪並稱，其爲香草審矣。」（郝疏）中次二經有葌山，又有葌水，葌山、葌水、葌草，簡接直接，都和窈窕淑女的意義相關。

又青要之山「是多僕纍蒲盧，」並且司山的䰠叫「武羅，」「武羅」和「僕纍蒲盧，」其意義都指月亮。（見拙著阿美族神話研究）當然青要之山是年青的月亮，指年青的女子。吳郝二氏不明白「是山

也，宜女子」（青要之山）作何解釋。郝氏說：「宜女子義未詳，吳氏引淮南子：青要玉女降霜神也。今考淮南天文訓：雖有青女，乃出以降霜雪之文，而無青要玉女之說，當在闕疑。」不明白月亮神話，即不易對「宜女子」三字予以解釋。青要山那麼窈窕美艷，還不宜於女子所愛的條件嗎？青要山有宜於女子的條件，但在神話的口吻中，這座山也就是美艷的女子。

「青要之山，實爲帝之密都。」據說帝有女，我們也可以談談帝的女兒：

洞庭之山，……其草多菱、蘪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中次十二經）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郭注：即二女字也。）虎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海內北經）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海外西經）

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名曰帝女之桑。（中次十一經宜山）

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中次七經）

有鳥焉，其狀如烏，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炎帝有女，也有妻，「炎帝之妻，赤水之子。」（海內經）帝俊也有妻，「羲和者，帝俊之妻。」（大荒南經）月亮爲帝之密都或「下都，」（西次三經崑崙之丘）神話說月亮中有女子，那麼，她們當即

爲帝女了。（帝爲月神，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帝爲月神章）

「帝之二女」居於洞庭之山，二女「常遊於江淵。」海外西經的女子國有「兩女子居水周之。」那麼，則「處河大澤」的宵明、燭光，必也是月的光形了。上述的月形漸爲下弦，又漸消失不見，所以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䔄草。」䔄草又是再生的新月，是女尸化成的。大荒東經說：「海內有兩人，名曰女丑。」女丑就是女尸，「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海外北經）女丑之尸所生者爲䔄草，䔄草在天大旱時即死亡。

女尸之所生爲十日炙殺，是說太陽落時的新生之月，剛出現即又西沈之意，好似被太陽炙死。但新月還要出來，女尸之所生並不死亡，女尸不但生出䔄草，還要生出十日，大荒南經說：「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日浴于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東經「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如果女和即是義和，則女和即是月母；義和生了十日，似即月母。義和生了十日之後，便給十日洗澡，「方日浴于甘淵，」就是浴日的意思，「藝文類聚、初學記及李賢注後漢書王符傳引此經竝作浴日于甘泉，疑避唐諱改淵爲泉耳。」（郝疏）給新生子洗澡當在誕生之後，而今本山海經都先敘述「浴，」後敘述「生。」「初學記及御覽引經浴日於甘泉在是生十日句之下，與今本異。」（郝疏）大荒西經說：「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常羲，一生十日，一生「月十月二，」但生日與生月的意義不同，生日的羲和是月亮，當然是人格化的月亮。生日的羲和就是「女和月母。」似乎月亮神話比太陽神話更古。「生月十有二」的常羲，本來也是「月母，」因常羲及羲和沒有什麼大分別，但月母（常羲）生十二個月亮，

似乎月母和月亮有些分開的意境，所以常羲似乎比較羲和更人格化。他一方面，月母生十有二月似乎比生十日更合理，同類的應當生同類的。但爲什麼月亮生出十個太陽來？這是神話。楊愼說：「其紀日月之出也，……皆在大荒東經。」羲和之國及女和月母之國，皆在東方，月母（羲和）生太陽是在東方日出的時候。月亮雖生於西方（見禮記），但她在早晨有時在東方日出的地方出現着，月亮旣爲月母，所以說太陽是月亮生的。但爲什麼生了十個太陽？常羲爲什麼生了「十有二月？」這種神話的演成和曆法有關係，一年有十二個月，每月約可分爲十日。十日（十個太陽的神話）和十天混爲一談了。

羲和在此是婦女，和「帝女」及「二女」的意境相關，「二女」是「宵明燭光，」非月亮莫屬，所以羲和（及常羲）的確是月亮。女子年歲已大，所以產生十日。

此外，我們對於帝女還有幾句話。蠶桑是帝女的事，所以宣山條有「帝女之桑。」海外北經說：「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郭注：「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楊愼補注云：「世傳絲神爲女子，謂之馬頭娘。」婦女和蠶絲相關，所以神話以絲神爲女子。蠶絲在古時是中國的特產。

女娃和精衛的意指，很明顯的是月亮神話。「遊于東海」是指每月中月亮逐日向東移行。女娃變爲精衛鳥後（新月又生），「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這又是「遊于東海」了！李白詩：「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塡？」（吳引）這是不知道每月中的月亮逐日東行。

發鳩之山條以爲精衛如烏，烏是黑色的，而精衛是女娃死後變成的新月（或上弦），不是黑色的。今本的「烏」是譌字。「太平御覽四十五卷引此經烏作鳩。」（郝疏）按當作鳩。

第四章 康樂長生

如果問：爲什麼山海經內老是談「吃」呢？吃了那些禽獸的肉和草木的菓實眞能治病、使人延年益壽麼？只憑那些肉食和菓實當然不能，但它們在月亮神話中和月亮的意義已打成一片，所以不但能治病益壽，還可以使人不死。月亮不死，死而復生。我國所有仙人不死的觀念，不外乎和月亮神話相關。我們已說過了，山海經看月亮是山，所以山海經就是一部月經。仙字从人从山，可見所謂仙人，所謂不死的仙人，的確出於月山不死的意義！假使有人能把月山的意義告訴秦皇、漢武不好了嗎？現在我們先把可以治病的肉食和菓實列出：

有鳥焉，……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西山經英山）

有草焉，名曰薰草，……赤華而黑實，……可以已癘。（同上，浮山）

器酸，三歲一成，食之已癘。（北次三經咸山）

珠蟞魚，……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東次二經葛山之首）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食者不蠱。（南山經靑丘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狗，……席其皮者不蠱。（西山經天帝之山）

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也，服之不蠱。（中次七經休與之山）

鯑魚，……食者無蠱疾。（同上，少室之山）

三足龜，枝尾，食之無蠱疫。（中次十一經從山）

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食之不疥。（南山經靑丘之山）

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西山經符禺之山）

有草焉，……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浴之已疥。（同上，竹山）

豪魚，……可以已白癬。（中山經渠豬之山）

脩辟之魚，……食之已白癬。（中次六經橐山）

有鳥焉，……名曰櫟，食之已痔。（西山經天帝之山）

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中山經牛首之山）

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郭注：癰、痤也。（中山經金星之山）

鵸鵌，是自爲牝牡，食之不疽。郭注：無癰疽病也。（北山經帶山）

何羅之魚，……食之已癰。（北山經譙明之山）

多䲔魚，……食者不癰，可以爲瘻。郭注：瘻、癰屬也。中多有虫。（中次七經半石之山）

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郭注：瘕，虫病也。（南山經𧫷山）

有草焉，……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郝氏引說文云：癭、頸瘤也。（西山經天帝之山）

有鳥焉，……名曰數斯，食之已癭。（同上，皐塗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難，食之已癭。（中山經甘棗之山）

有草焉，……名曰無條，服之不癭。（中次七經苦山）

其中多滑魚，……食之已疣。郭注：疣、贅也。（北山經求如之山）

其中多鱳魚，……食之已疣。（同上，獄法之山）

其中多鮨魚，……食者不疣。（東次四經旄山）

有魚焉，……其名曰鯥……食之無腫疾。（南山經柢山）

其中有虎蛟，……食者不腫。（南次三經禱過之山）

其中多三足龜，食之無大疾，可以已腫。（中次七經大䔄之山）

有草焉，……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注：治胕腫也。（西山經竹山）

有獸焉，一目而三尾，名曰讙……服之已癉。郭注：黃癉病也，音旦。（西次三經翼望之山）

其上多丹木，……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西次四經崦嵫之山）

其中多鰼鰼之魚，……食之不癉。（北山經涿光之山）

有木焉，……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東次四經北號之山）

其草多藷藇，……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中次六經陽華之山）

有鳥焉，……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山次二經梁渠之山）

有草焉，……其名曰蒗，服之不夭，可以為腹病。（中次七經大騩之山）

其草有萆荔，……食之已心痛。（西山經小華之山）

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飲之者不心痛。（中次十一經高前之山）

此外，尚有聾、腊、臊、瞢、癙、啞、嗌、糟、厥、嘔、寓、墊諸病，都可用和月亮神話相關的動物植物來治好，為節省篇幅起見，不必再一一錄出，只把郭注介紹出來已足。腊、「治體皴，腊音昔。」

（西山經錢來之山）臊「謂皮皴起也，音巨駭反。」（同上，松果之山）㖮「食不噎也。」（中次七經堵山），「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糟、「乎謂反，上失氣也。」（東次四經東始之山），「厥、逆氣病。」（中次七經大𦵏之山）寓、郭注：「未詳，或曰，寓、猶誤也。」郝氏引「王引之曰：案寓當是瘑字之假借。玉篇廣韵並音牛具切，疣病也。」（北次三經馬成之山）墊、郭注「未聞。」郝氏引「方言云：墊、下也，是墊蓋下濕之疾。」（中次五經首山）其餘的病稱意思明顯，不需要解釋，需要解釋者，我們都已引注解釋，只有「癘」和「蠱，」需要在此談一下。山經中可以已癘治蠱的神話東西比較多些，我們從上邊錄出的材料中已經看見了。如果提說已癘治蠱的神話比較多，那就應當是實際上在作者的地帶多癘多蠱。癘和蠱究竟是什麼病，注疏家都沒有確定。今先把關於癘病的註錄出。郭注英山條癘說：「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主。」吳氏注：「癘、一音賴。劉會孟曰：太華山蛇名肥蟦，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厲。」郝注引「說文云：癘、惡疾也。或曰惡創者，韓詩外傳引戰國楚策云：癘雖、癰腫、痂疵，又云：癘憐王。此注（指郭注）人字衍，主又王字之譌，所引韓子者，姦劫殺臣篇文也，與外傳、楚策同。」今利用諸家注來確定癘病的意義，癘病就是癩病！吳注以「癘、一音賴」說的好！賴就是痳瘋。病人們都是依賴他人的，但癩者更需要依賴人，癩病稱為「惡創、惡疾，」癩病重的人渾身是「創，」不能行走，所以說「癘憐王！」癘是生癘的人，「癘人憐主」句雖「人」衍「主」譌，但郭璞為我們把癘字講成「癩人」也很好。主要的問題是癩病在什麼地帶。聽道癩病在南方有，可見山海經的作者為南方人，不然的話，為什麼作者愛敍述本地帶沒有的創疾？

蠱症是那一種病？郭注蠱字說：「或曰，蠱、蠱毒。」郭注的不淸楚！郝氏引「說文云：蠱、腹中蟲

也……。」吃了「九尾狐」或「三足龜」（靑丘之山及從山）的肉，就不生蠱病，梁渠山和大騩山條所說的腹痛腹病，也可以和蠱蟲相關。

治療「瘇」病的敍述也不少，癭是頸瘤，疣是贅，似乎也當與「瘇」病合論。下弦的月亮日益消瘦，所以下弦神話的草木鳥獸會給人「已瘇」的，就像枯瘦創濕的癩人，可被上弦月形的肥遺治好一樣，肥遺當然表示肥大；太華山的蛇叫肥遺，「見則天下大旱，」（西山經大華之山），正可以和癩濕對言。月亮在肥大光明的上弦，既曰光明，同時卽不陰雨。

肥遺在大華山爲蛇，在英山爲鳥，肥遺鳥大約尙有肥遺蛇的乾燥性，所以可治癘濕，他一方面，也可見得神話的自由，說它是蛇就是蛇，說他是鳥就是鳥，但有一件要緊的事，二者必須合月亮相關才可。至於「其狀如狐而九尾」的獸（靑丘之山），三足龜（從山）和「一目而三尾」的獸，以及「自爲牝牡」的鵸鵌（帶山），都明示月亮神話的敍述，其餘各條，也都同樣的神話化。

神話化的鳥獸草木，除了能治病以外，還可以給人精神上莫大的安慰。今把原文錄出：

是山也，宜女子。（中次三經靑要之山）

有鳥焉，名曰鴢……食之宜子。（同上，同上）

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同上，同上）

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服之媚于人。（中次七經姑媱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南山經杻陽之山）

有木焉，……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西次三經崇吾之山）

爲什麽靑要之山「宜子女」呢？因爲女子吃了這座山的鴢鳥，就可以生產，服帶這座山的荀草，就顏色美麗。顏色美麗，就必要媚于人，服䔄草（姑媱之山）和服荀草有一樣的效驗，因爲色美了即自然「媚于人。」蜀鹿（杻陽之山）一定是很繁殖的，枳樹一定是很容易結實的，所以「佩」鹿皮，吃枳實是女子懷孕的原因，譬如西山經嶓冢之山的蓇蓉草，「黑華而不實，」所以「食之使人無子。」姑媱之山」有木焉，名曰黃棘，……其實如蘭，服之不字。」郭注：「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蓇蓉不實，黃棘實而不字，在這情形之下，神話雖願意贊美那像似蓇蓉和黃棘的月形也不能了，在古代社會中，也不能沒有「不字」的女子，所以易經說：女子貞不字。

神話化的鳥獸草木所給的精神力量也不少：

有獸焉，……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之不妒。（南山經亶爰之山）

有鳥焉，……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北次三經軒轅之山）

其上有木焉，……其名曰梢木，服者不妒。（中次七經泰室之山）

其中多儵魚，……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北山經帶山）

有草焉，名曰鬼草，……其秀如禾，服之不憂。（中山經牛首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同上，霍山）

有鳥焉，……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西次三經翼望之山）

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黃華黑實，服者不怒。（中次七經少室之山）

有木焉，……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西次四經中曲之山）

爰有嘉果，其實如桃，……食之不勞。（西次三經不周之山）

有木焉，……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南山經鵲山）

有獸焉，……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同上，同上）

有鳥焉，其狀如鳩，……名曰灌灌，佩之不惑。（同上，青丘之山）

其草多條，……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西山經符禺之山）

有木焉，……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中次七經放皋之山）

其上多櫃多櫔木，……其實如楝，服之不忘。（中山經甘棗之山）

其中多鮨魚，……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北山經北嶽之山）

有獸焉，……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北次三經陽山）

（人魚），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同上，龍侯之山）

有草焉，名曰䓘草……食之不愚。（中次七經少陘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羊，……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曰櫜𪇆，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西山經羭次之山）

有草焉，……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郭注：不畏雷霆霹靂也。（中次七經半石之山）

總之，上述的鳥獸草木，能使人不妒、不憂、不厭、不怒、不勞、不迷、不惑、不忘、不狂、不愚、不畏，如果沒有月亮神話，怎麼能生出這些奇妙的力量！拉丁文有一句俗話說：Nemo dat quod non habet。（自己沒有的，即無以給人。）月亮本身有哪些奇力，所以能分授與人；若把意思綜合來說，月

亮自相牝牡，所以不妒、不憂、不厭、不怒；月亮巡遊天上，有一定軌道，並且常健行不息，所以不勞、不迷、不惑、不忘、不狂、不愚，並且不畏，有時和雷霆相爭。此外，我們要注意翼山條的「朏朏。」朏朏是初出來的月亮，「如貓而白尾有鬣」的獸，「名曰朏朏，」這是山海經向我們洩靈月亮神話的一點，大約這是無意的洩露，因作者保守秘密的態度是很森嚴的。「朏朏」可以已憂，但上邊錄出的原文中不只有朏朏可已憂，「鯈魚：（帶山）和「鬼草」（牛首山）也可以已憂，所以都和月神話相連。如果有人說只是「已憂」的東西暗示月亮，而使人不嫉、不厭、不怒、不勞、不迷、不惑、不狂、不愚和不畏的東西都和月亮無關。這是於理不合的。

我們已說過了，仙人的意境，究其根源的所在，完全和月亮神話相連。山海經中已有仙人的觀念：

有木焉，……白華而赤實，名曰蓟柏，服之不寒。（中次七經敏山）

有鳥焉，……名鶺鴒，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郭注：中熱也，音謁。（北次二經北囂之山）

有木焉，……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食之使人不溺。郭注：言體浮輕也。（西次三經崑崙之丘）

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南山招搖之山）

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南次三經侖者之山）

其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西次三經峚山）

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䓘，服之不夭。郭注：言盡壽也，或作芺。吳注引「劉會孟曰：柳州有不死草，如茅，食之令人多壽，即䓘類也。」（中次七經大騩之山）

柏樹耐寒，所以「服之不寒，」鶖鵃宵飛，所以「食之已暍。」無核的沙棠體輕不沈，所以食之不溺，都是象徵的說法。至於「食之不飢」和「服之不夭」的意義，我們寧當從月亮的本身來探求，月亮不飢，「不飲不食。」（海外北經）月亮「不夭，」所以服了「其狀如蓍」的月草也「不夭。」月亮不飢，所以仙人吸風飲露而不食人間烟火；月亮「死而復蘇，」所以仙人即乾脆不死了。今將海外、海內、大荒諸經所有的不死觀念錄出：

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郭注：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海外南經）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郭注：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海外西經）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郭注：息、氣息也。（海外北經）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海內西經）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郭注：天帝神仙藥在此也。（大荒南經）

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注：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大荒西經）

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謂魚婦。顓頊死

即復蘇。(大荒西經)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大荒北經)

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郭注：即員丘也。(海內經)

靈壽實華，……此草也，冬夏不死。(同上)

在這些引述的材料中，充滿了不死的觀念，使我們讀來痛快得很！特別在大荒西經內强調顓頊的不死，兩次重言「顓頊死卽復蘇！」不但顓頊不死，顓頊的兒子也不會死，「三面之人不死！」無疑的，顓頊在此指的快要消失的月亮，顓頊死卽復蘇，就是月亮消失後再變爲新月的意思，新月漸長，形成三面。上弦爲一面，圓月及下弦爲兩面，共爲三面，是謂顓頊的兒子。大荒西經述及新月漸長的情形說：「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起首的新月細瘦像蛇，後漸長成略肥的魚形，魚是需要水的，所以說：「乃大水泉。」有水才有魚。以月爲水，也是月亮神話的說法。魚形「偏枯，」恰好是半條魚身的上弦。這「偏枯」的魚叫「魚婦」。「魚婦」再發展就成了「圓月。」我們不妨替山經說得更痛快些：表示殘月的顓頊不死，三面之人不死，「魚婦」不死，蛇也不死，都不死！

我們已看出來，海外西經有一「無首」的怪現象。「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與注中有可以採取的地方：形天「亦作形夭。段成式諾皋記云：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邢凱坦齋通編云：天山有神名刑夭，操干戚而舞不止。路史曰：刑天卽渾敦。」形與刑字相近，天與天字相近，究竟那個對呢？按當爲形夭是。形夭就是渾敦，渾敦就是圓月，我們已經說過了，圓月有時

被嘲笑，有時得到贊美。形天（圓月）則同時得到贊美和嘲笑，怎麼說呢？被帝將頭部砍斷，不是應當被嘲笑的嗎？斷頭後仍然不死，「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並且「操干戚以舞，」還不是可贊美的嗎？由形天的未死，我們知道莊子中被「鑿七竅」的渾敦也沒有眞死，因渾沌就是形天。渾敦是死而復蘇的，形天連復蘇都不肯，簡直是不肯死！月亮不死的觀念可說表示的十足了。形體已失掉頭固然是「天，」但是「操干戚以舞」能說是「天」嗎？至於砍斷形天頭顱的「帝神，」我們以後再談。

月亮在神話中所給的生命力量像似是永久的，但經中仍爲仙人定出壽命的時限來：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海外西經）

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大荒西經）

有文馬，縞身，……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海內北經）

有乘黃，其狀如狐，……乘之壽二千歲。（海外西經）

壽千歲，壽二千歲，雖壽命不爲短，但生命仍不是永久的。但轉念一想，怕什麼呢？還有「死即復蘇」的諾律！

尚有一個死亡問題，有待結決，經中有如下的敘述：

𪃹鳥、鶬鳥，其色靑黃，所經國亡。（海外西經）

爰有靑鴍、黃鶩、靑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大荒西經）

這的確是描寫月形，「其國亡，」定是指星辰無疑。當光耀的靑黃月形在明亮時，正是附近星辰消失不見的時候。群星消失，不是「其國亡」的原因，而是月明亮的效果，依經文的口氣則「國亡，」我們

不可受經文的騙。「其國亡」並沒有關係，因爲我們有「亡卽復興」的諾律。「死卽復蘇」的死亡正是生命的所在！

直到現在，我們談的是「生命」和「不死，」仙人不死的生命是强健的生命：

鍾山之神名燭陰，……不飮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海外北經）

有神人面虵身而赤，……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謂燭龍。（大荒北經）

燭陰和燭龍是舍月亮莫屬的。月亮雖不是「身長千里，」但每夜要跑不止千里的路程。它雖然不飮、不食、不寢，但它的氣力很大，「息爲風，」「風雨是謁，」它的氣魄大極了。月亮「不寢」是眞的，因爲它夜行千里，不需要睡覺的時間。月亮不飮、不食，但仙人必須吃藥，必須到月山去採藥，「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郭注：「天帝神藥在此也。」（大荒南經）「有靈山……百藥爰在。」（大荒西經）月山的東西很可口，「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飮，凡其所欲，其味盡存。」（大荒西經）「此諸夭之野……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飮之，所欲自從也」（海外西經）「靈壽實華，……冬夏不死。」不死之藥在月中，所以嫦娥的奔月，本不當是因爲先竊了不死之藥，應當爲竊不死之藥而奔月才對呢！

第七編　月神

第一章　月山與圓神

西次三經長留之山，「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又論泑山說：「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既然說「西望日之所入」，可見這座山在東方，「其氣員」，長留之山的神是「員神」，「主司反景」，這明明是描寫「日之所入」時的情景。「神紅光」就是「員神。」「神紅光」所司的山是圓的，長留之山是員神之宮，當也是圓的。東方有一座發紅光的圓山，主司太陽西落時的反景，這不是東升的圓月是什麼？古人已知道月光是太陽的反照。從長留之山和泑山條，我們已看出山經中的山原來是說的月亮。所以「氣員」不是指的太陽，是指的月山，就如「員神」以月山爲象徵一樣。

西次三經天山條，可以證明我們的東方圓月之說。天山也是指的圓月，使我們沒有置疑的餘地。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神「帝江」就是「員神」和「神紅光」，因爲帝江又圓又紅，「赤如丹火」，又是「渾敦」。（渾敦有圓意，見下文）。「帝江」的江字當音紅，赤即紅色之義，因江字在圖讚中與「通、聰」同韻。「是識歌舞」，見得古人的賞月情形。「渾敦無面目」是描寫圓月，我們有許多人類學上的根據。圓月是可喜的現象，所以要歌舞；圓月又是可悲的現象（因圓月不能久長），所以稱它爲「渾沌」，（今罵人渾蛋，意當是渾沌），「渾沌」是不清楚的意思。但神話可任意改變，渾沌又有好的意思，莊子應帝王說：「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

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我們在這裏不必談儵忽，因爲目的是談渾沌。渾沌是像似人頭的圓月，以圓月沒有面目。（但大荒西經大荒之山「有人焉，三面，……三面之人不死。」月亮三面中是否也有圓面？但莊子以渾沌（圓月）沒有面目）。莊子說渾沌七日後纔死。「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可見鑿了七個竅，這是說月圓後七天內被鑿了七次，此時月形已成下弦，所以渾沌死了。

我們在上邊看見了月亮有兩個特徵，一是光明，一是圓形。月山在山經中果然是光明的。南次二經有「堯光之山」，又有「其光」載出載入的「望邱山」，北山經有「譙明」及「涿光之山」，北次三經有兩座「景山」，又「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中次二經有「輝諸之山」，中次八經有「光山」，又有驕山神「出入有光」，中次十二經有「夫夫」之山神「出入有光」，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

山海經中的月山，和日月出入相關，這一點，我們應當注意。大荒東經「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又「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大荒西經「有方山者……日月所出入也。」「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又「有龍山，日月所入。」

既然山海經中的山都是月山，那麼，爲什麼月亮爲日月出入的所在呢？這不是矛盾麼？是的，神話中有時候有矛盾，但神話中的矛盾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無意的。以月亮爲日月出入的所在，是出於有意的

說法。大荒西經則竟然明白的說：「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又緊接着說：「吳姖天門，日月所入。」說「日月山」不如只說「月山」更好，因爲山海經的山，都是月山。

說了月山的光明以後，似應將月山的圓形補充一下。除了我們已說過的「氣員」之山以外，對於月山還有圓形的記述，譬如西山經的「三危之山，……廣員百里，」東山經的「孟子之山……廣員百里。」又「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皐之山……廣員百里。」北次二經白沙山，「廣員三百里。」北次三經敦山，「廣員三百步。」這種記述，不一定說月山在此時刻是圓的。

山海經中所敍述的月山當然是在時刻上「廣員」的少，不「廣員」的多，就如實際上月亮不常圓的現象一樣。不圓的月亮敍述在山海經中當然在在皆是，但在名稱上明白指點出來的也有，如西次三經的「不周之山」和大荒西經的「不周負子。」「負子」旣不歸我們現在談話的範圍，所以暫置不論，「不周」二字的意義，確然是指的「有山而不合，」換句話說，就是缺而不圓的月山。月山有圓有虧。

第二章　月山與月神

我們在上文已說過了，中次八經有「光山，」南次二經有「堯光之山，」北山經有「譙明之山，」又有「涿光之山。」南次二經有「曁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郭注不明白月山有光，所以說「神光之所潛燿。」是啊，神是光明的，但月山也是光明的！郭注「日次」說：「是日景之所次舍。」日景之所次舍，就是月亮。月亮可以反照日景。大荒經似尚帶出些「月山」意味，譬如，「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大荒西經）（天樞有太極意味）「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同上）龍是月亮神話，澳洲

神話中有以 loun 即月亮者。龍山即月山。大荒東經「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明星即月亮。「日月所出、所入」倘帶有「月山」意味。「月母之國」（大荒東經）即等於月山之國，因大荒經普遍將「山」字換爲「國」字了。

月神也是光明的，中次八經驕山：「神蟲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中次十一經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淸冷之淵，出入有光。」中次十二經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于兒即齊桓公所見的俞兒，即南洋的 Wulu。即便是末塗水中的偹蟰，也說是「出入有光。」（東山經獨山）

山神也稱爲燭龍，海外北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注：燭龍也）視爲晝，瞑爲夜。」「晝、夜」是明晦的意思，因大荒北經章尾山條說：「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描寫月亮）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天問說：「日安不到？燭龍何耀？」現在得到解說了。海內北經的「宵明、燭光」「能照此所方百里。」但月光不止照耀百里。

如果我們明白月亮神話，即覺得山海經的描述有時也不太曖昧，譬如，羲和就是月神。古人也知道「無中不能生有」的原則，所以只有「光明的」才可以生出「光明的。」神話以太陽是月生的，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即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按天無二日，十日是神話。羲和是月亮（月神、月母）。太陽未出之前月亮在東天上，太陽出來時好像從月亮誕生似的。

此外，我們轉過視線來，再把月亮與月神不死觀念說幾句話。

海內經有「黑白之丘。」黑白是形容月面；陰面黑，陽面白，陰陽相生，無有止期，所以不死。海內經又「有山名不死之山。」郭注：「即員丘也。」月亮是圓的。「不死之國」（大荒南經）和「不死之鄉」（呂覽求人）也都是月國。海外南經描寫黑月神話說：「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郭注：「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

大荒西經：「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顓頊爲月神，其子亦爲月神），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三面人與「三首」（海外南經）人及「三頭人」（海內南經）相似。三面之人即月人，圓月爲一面，（此處即忘掉圓月爲渾沌之意）上弦爲一面，下弦爲一面。三面月人不死（死而復生）。

顓頊之子與顓頊（大荒南經又以顓頊爲國名。）同是月神，顓頊之子不死，（死即復蘇）顓頊也不死亡，大荒西經：「有魚偏枯（殘月形），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虵乃化爲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海外南經：「虵化爲魚。」（月形變化）此外，對於月形描寫，尙有「長臂。」（海外南經）「一臂，」（海外南經）「奇左（是無右臂）」（大荒東經）「長脛」（同上）「長股」（海外西經）「奇肱」（同上）「無首」（大荒西經）等描寫。

按「無首」即是「形天，」（天當爲天字之訛），海外西經：「形天（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意即常陽之山，月山）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形天本爲圓月，但在十五日後黑面漸擊破圓形，好像首部被斬斷似的，所以失掉首部，這就是抱朴子釋滯篇所說的「無首之體。」但月神是不死的，他仍然「操干戚以舞。」

山海經神話多有 Tautology 的說法，因爲斬斷「形天」首級的帝神也是月神。今乘此機會，把帝爲月神的片段闡述一下。

山海經以爲帝神居住在月山上，但也略有以月山即帝神的說法，如「騩山、帝也，」（中次十經）「禾山、帝也。」（中次十一經）但大部的敍述都以帝神居住在月山上。

西次三經：「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郭注：「天地都邑之在下者也。」月亮爲天帝都邑之在下者，可見帝神不但不是月山的本身，還可以有時候不居住在月山上。海內西經也說：「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與天道多在西北意同）帝之下都。」

西山經有「天帝之山，」中次十一經有「倚帝之山，」中次十二經有「陽帝之山，」西次三經（崇吾之山）：「西望帝之搏獸之山。」中次十一經畢山有「帝苑之水，」又高前之山有「帝臺之漿，」中次七經休與之山和鼓鍾山都有「帝臺，」又少室之山及講山有被稱爲「帝休」和「帝屋」的樹木。都表明帝神與月亮是分開的事實。

我們以前在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九八——一〇四）中，曾主張五帝爲上帝的演變，有不少月神成分。今從山海經也可以看出我們的主張果然不錯。

海外南經的「祝融，」就是北次三經發鳩之山的「炎帝，」女娃是炎帝的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炎帝之少女與炎帝同爲月神，（就像上文所言顓頊之子與顓頊一樣相同）女娃溺死於東海，（月亮最後消失於東方）化爲精衛月鳥，（化爲新月）。月鳥飛向東

方，是指月亮每月逐日向東移動。所以炎帝及女娃都是月神。

海外西經有「蓐收」神，蓐收在西次三經居住在泑山。居住長留之山（西次三經）的「白帝少昊」就是蓐收。白帝爲「員神，」「主司反景。」可見也是月神。

海外北經有「禺彊」神，爲「玄冥水神，」（郭注）就是「神頊顓。」（郝疏）顓頊死即復蘇，是月神。

海外東經有「東方句芒」神，司馬相如大人賦：「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更好說句芒就是青帝。

黃帝就是帝神（上帝），也就是月神。西次三經以「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穆天子傳說：「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之宮與帝之都城皆在崑崙，使我們覺得黃帝就是帝神。海外東經：「帝命豎亥，（郭注：豎亥健行人。按海內北經有大行伯）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注：選、萬也）九千八百步。」豎亥即月神（或月亮），受最高的月神（帝神）指揮。路史以「黃帝使豎亥通道路。」黃帝的確與帝神相關。

帝神和五帝都是月神，可以居住在月山上。

第三章　山神受祭情形

數百山神都是帝神在月亮神話中的演變結果。

自南山經至中次十二經的各篇結尾，約都有祭拜山神的記述。玆先把原文錄出來，然後研究一下：

（南山經：）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

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郭注：稌、稻也）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郭注：稻穬也）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用一白狗祈，糈用稌。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郭注：牛羊豕爲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郭注：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按嬰當爲加物飾之之意）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郭注：純、緣也）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郭注：羊豕者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音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

用一雄雞瘞，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郭注：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鈞餌之餌）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郭注：麋鹿屬角爲觡。音格）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爲敗。

（中山經）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郭注：縣、祭山之名）。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中次二經）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郭注：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中次三經)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郭注：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中次四經)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郭注：言直祈禱)以彩衣之。(郭注：以彩飾雞)

(中次五經)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干舞、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郭注：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郭注：以血祭也)。嬰用吉玉，彩之、饗之。(郭注：勸強之也)

(中次六經)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西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中次七經)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祈瘞，嬰毛一璧。

(中次九經)凡岷山之首，自女几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

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郭注：席者、神之所馮止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舞用兵以禳（郭注：禳除之祭名）祈，璆冕舞。

（中次十經）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按中次十經無騩山，當指中次九經騩山言）

（中次十一經）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豕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按堵山在中次十經，玉山在中次八、九經）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郭注：刉亦割刺之名）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以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郭注：惠猶飾也）

統觀上述山神的神狀，有鳥身龍首（兩次），龍身鳥首，龍（虵）身人面（四次），人面馬身（二次），人面牛身，羊身人面，彘身載玉，彘身八足，人身龍首，獸身人面（兩次），人身羊角，人面鳥身（兩次），豕身人面，人面三首，馬身龍首，彘身人首，這些描寫看來很雜亂，其實，不外鳥、龍、馬、牛、羊、彘、豕、人八種東西。這都是利用了月山的形狀所作的描述，所以神有觡角、羊角（月形）。（東次

二、三經）

上邊所述的山神共有數百，都是月神，但月亮只有一個，那麼多的月神顯然都是演述的結果。作者似乎有時即混稱月山的本身是神，如「羭山神也，」（西山經）「首山䰠也。」（中次五經）但這樣的敘述並不多，普通說來，月神是居住在月山，譬如，上文（中次三經）所說的「泰逢、熏池、武羅」等神即顯然和月山有分別。熏池神「居」在敖岸之山（中次三經），武羅神「司」青要之山，又說此山為「帝之密都。」（同上）「吉神泰逢司」和山，又說泰逢「好居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可見月神不是月亮，他們只居住在月山上。

比較重要的月山叫作「冢，」郭璞注西山經以「冢為鬼神所舍。」「華山冢也，」（西山經）「歷兒冢也，」（中山經）「升山冢也，」（中次五經）「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中次七經）「驕山冢也，」（中次八經）「文山、句檷、風雨、䰠之山皆冢也，」（中次九經）「熊山席也，」（同上）「堵山、玉山冢也，」（中次十一經）「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中次十二經）但是，祠冢之禮時用太牢，有時用少牢。

祭數百山神所用的祭物共計為：牛、羊、豕、彘、雞、犬、魚、血、酒、玉、糈、稌、黍、稷、藻藍、菅席、燭、鼓。祭禮中的「毛」牲是指一定毛色的祭牲。不用毛牲的時候也也有。有時也不用稌米和璧玉。用璧玉時普通是把它瘞埋在地下，但也有時把它投擲山中或懸掛起來。因為山神是地神，所以除了瘞埋璧玉外，還有時瘞埋祭牲（中次十一、十二經）、雄雞、羞酒（中次八經）、藍草（北次三經）。土地神（月山神）並也喜愛血祭（東山經、中次五經）。

現在可以把祈、聃、副、縣、瘞諸祭名解釋一下。

東山經、中次八、九、十、十一、十二經有「祈」字。爾雅釋言：「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呼叫而請事。」疏曰：「祈猶禱也，求也。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

東山經有聃祭，郭注引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按穀梁僖公十九年：「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郭注中次三經「副」牡羊說：「破羊骨磔之以祭也。」按說文：「副、判也。」周禮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注：「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所以副祭是毀除殃咎。中次三經沒有說「毛之，」與周禮「毀事用尨」意同。可見山海經作者是明白禮法的。

中山經：「毛用一羊縣，」又：「縣以吉玉。」郭注：「縣、祭山之名。」是本爾雅爲說。

瘞埋是祭地神（爾雅釋天），地神是月神，所以祭月神（月山神）也注重瘞埋，郊特牲正義：「祭月於坎，坎則瘞埋也。」

我們從詩凫鷖篇正義，可以再多明白些瘞埋的意義，正義說：

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瘞爲喩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則此非大地之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

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一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沉，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按庪懸即不再埋，有山海經爲證，因埋、縣、投是三種祭禮）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按沈、埋爲二事）李巡以埋爲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證之山經果如此）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焉，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按埋爲祭禮）……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群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

從上述正義的話，我們對於瘞埋之祭，得到了一些解釋。孔疏沒有參考山海經，但祭山瘞埋的風俗至少在山海經時代已風行了。社稷、山林、川澤都是地神，所以都可用瘞埋祭。覲禮注：「祭地瘞者，謂祭月也。」（詩棫樸疏引）祭山也可以用庪縣禮式，又因爲地神是月神，月亮在地下也在天上，而且多在天上。但如果多用瘞埋禮式，這是注重了月神爲地神的意義。

群臣庶民不得祭山川，諸侯只祭境的內山川，那麼，山海經描述的山神祭，即不是根據普通民俗。

最後，我們再添上一句話：龐大數目的山神，奇形怪狀，但都是一位帝神（至上神）的演變，（見「帝神的偉大」）多神主義在一神主義時代之後。

第八編 論至上神

第一章 帝神的偉大

西次三經的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周行）于四海，其音如榴。……有天神（亦月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英招神「徇于四海，」是說月亮周流六虛之意。英招爲帝神主司平圃，可見帝神最大。「天神」也有形體，也是月神。山海經中的「帝」神（只說帝神時）沒有形體，也沒有聲音。這是他偉大的證據。

又西次三經「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郭注：（服）或作藏。案當作藏）崑崙（月山）爲帝之下都，可見帝神的所在有時比月山更高，他也可以不在月山居住。陸吾神當即「無路」神，（即南洋的 wulan, ulu＝月亮）。九尾、九部是利用了月亮數字。鶉鳥和陸吾同爲帝神服務。

西次三經尙有供給研究的好資料：「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郭注：此亦神名）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海外北經：鍾山之神人面蛇身。郝疏：是神與其子形狀同。按龍蛇皆月亮神話）是與欽䲹，（即堪坏，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昆侖）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䫜崖。欽䲹化爲大鶚（新月），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大兵＝星辰，新月時滿天星辰）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

按「鼓」和「欽䲹」是指月圓後生出的陰面。葆江（郭注葆或作祖）即天山條所說的「帝江，」帝江爲「渾敦，」渾敦爲圓月。（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頁六五）「江」當讀爲「紅，」㓜山條的「神紅光」是圓月神。那麼，葆江爲圓月之神無疑。

鼓和欽䲹（月的黑面）殲滅葆江（圓月光面）後，又被帝神殺掉，因爲帝神是正義之神。帝神把他們殺戮在鍾山的東崖。這是說（暗月）鼓和欽䲹在殺掉明月葆江後也死去了。月在晦朔三日不出，（淮南子俶眞訓：「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月亮不見了，神話即說鼓和欽䲹也死了。但在三天後新月又出來，這就是欽䲹化爲大鶚；新月出現時，天上有許多星辰，這就是所謂「大兵」群。鼓也化爲如鵕鳥的月形。鼓和欽䲹的聲音都像鵠鳴，所以二者在神話中要着相同的角色，一齊把葆江殺掉。

總之，鍾山條的神話爲：黑月把光明圓月吞滅後，自己也即死去，三天不出，但三天後又出現新月了。

從這樣的神話中，可以看出帝神的偉大。鼓神、欽䲹神、鶚鳥和鵕神，葆江神都比不了帝神的偉大。在山海經雜亂神話中，帝神尙保持偉大！

帝神演變的結果可以有各種形狀（以月形爲根據），或至少有色別（如黃帝、炎帝、白帝等）。但帝神之爲帝神不但沒有形狀，連色別也沒有。可見他和月亮神話原來沒有關係。

第二章　論原始一神主義

山海經將草木、鳥獸、蟲魚以及一切的山神，都融合在月山神話中了，所以該書完全是一個神話系

統。

如果每一座月山，都視爲一位月神，這是神話的發揮。事實上只有一個月亮，所以月神應有一位。經中有黃帝、勾芒、炎帝（祝融）、白帝（蓐收）、顓頊，又有帝嚳、堯、舜、后稷等神。這些帝神都是一位上帝的演變。（見拙著中國古代宗教系統第三編）山海經中月神觀念的膨漲都以帝神爲根據，並且都以演爲月神和土地神的帝神爲根據。我們知道祭山神有瘞埋禮，又用白雞祭山神。（臺灣阿美族有稱 bulad（月神）爲白雞者）瘞埋和血祭當然是爲敬拜地神的。（視月神爲地神）

山海經神話中定有一些原始文化的根據，因爲月亮神話在許多原始民族中都有。「崑崙」和「武羅」（無路）不僅爲中國語言吧！「自相牝牡」和「其鳴自訆」的確就是所謂「雙性神話」。（按雙性神話確爲月亮神話，月分陰陽，可爲一男一女。夫婦是一體，好像一個月亮似的）

易經說卦的作者，視月形像似很多的東西，新西蘭島的土人也是如此。山海經對於月象描寫的複雜性，可謂已充其量了。但實際說來，原始的月神只有一位。

月山神話中的月神，和月山混爲一談的時候很少，普遍說來，不說月神是月山的本身。如果說月神只是住在月山上，那麼，月神和月亮的關係，即是在神話中形成的。山海經神話的形成，似只以一位帝神爲演變的基礎，但月亮與上帝是分開的事實；神話只是利用了月形的變化，墨子天志下說祭「上帝山川鬼神，」證明帝神和月山是兩件事。

維也納學派（以及許多其他學者）主張人類原始文化中的宗教是一神主義（意爲有一位至上神，並不排除附屬的鬼神），多神主義在一神主義時代之後，山海經神話又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至上神憑藉月亮神話尚有不少其他的演變，如眞武神、龍王神、城隍神、竈神、福德正神，以及「山海鎮」、「泰山石敢當」、「鳳皇在此」、「麒麟在此」等信念表現，也都是月神宗教的遺風。即便是觀音神，除有印度宗教成分外，似也有西王母和女媧的文化成分，這一點，筆者尙有專述。

一神主義往往藉月亮神話發展，不特中國如此。原始時代的至上神沒有形像，「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莊子齊物論）但人類有靈明，也有器官，看不見的大神只好用靈明去體會，神話根據月形來演變至上神，使他成爲許多有形的具體神靈，這是爲應付器官的需要。老莊向人生哲學方面宣傳了月神宗教，保存了月神的唯一性；山海經則只憑一月山神話，發展了月神的本身，使他變爲龐大的數目，當然因爲在實際上各處也有許多山岳。

山海經神話中定然也有些古代地理和歷史文化的意義，作者似乎有些地理學上的知識，但是，如果從整部山海經尋求實際的地理，恐怕就像去尋求經中所有的奇怪鳥獸一樣，是不能得到的。山海經是一部具有原始文化根據的神話書。

山海經是一位帝神憑藉月山發展出來的一個神話範疇，那麼，去掉神話的繁蕪枝葉，即只剩下一位至上神了。

第九編　與山海經相關書籍

第一章　穆天子傳與山海經

穆天子傳是用月亮神話發揮了穆天子西遊的事跡。內容頗有與山海經相似的意味，茲摘述如左：

穆天子傳充滿了山水的名稱，而且山水名稱多與山海經(關於山海經的水澤問題筆者尙有專著)相合。

穆天子傳中有山名如下：昆侖、昆侖丘、昆侖之丘、昆侖之阿。西王母之山（不止一次）、舂山（山形如舂）（不止一次）、黃之山、黃□室之丘、黃竹、積石、積石山、薄山、群玉、群玉之山（不止一次）、留祈、祭丘、（有祭山神意味。如：天子大朝于黃之山）、轂丘（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爲月亮神話，筆者已有證明）、陽□、（山海經同）曲山、塗山（即「道」山之意）、丹黃、南山（山海經同）、羽林（山海經有與林之山）、雷首、雷首之阿、文山、采石之山、長沙之山、苦山、劀閭（當即醫巫閭）、弇山、黃鼠之山。瓜纑（亦即昆侖）、白鹿（音即南洋的 bulan＝月亮）、五鹿（即南洋的 wulu＝月亮。神異經的無路）。此外尙有「淑人之丘。」（淑人是月神話，見下文）

今略述關於舂山、崑崙所有月亮神話的意味。穆天子傳卷一：「戊寅、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當即無路）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按河伯爲月神，因山川之神皆爲月神）逆天子燕然之山。……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即上文祭丘的意義）……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這是祭大神）……奉璧（山海經也用璧祭月神），南面立于寒下（月爲寒宮），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

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郭注：河位載崑崙）……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峕事！南向一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山海經舂字作鐘、音同耳）之瑤，詔女崑崙□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瑤；賜語（當亦女字）晦！（郭注：皆河伯與穆王詞語。月終爲晦。言蓋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這一段話饒有月神話風趣；河伯（河宗）就是月神，（楚辭九歌河伯也和崑崙相關）。該書卷一又說：「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老子：谷神不死）河宗之所遊居。」溫谷樂都（海外西經有大樂之野）即月都（亦即所謂帝都）。

上述的一些山名，有的和山海經相同，有的和山海經的意味酷似。尚有可注意者，山海經自海外南經以下的叙述，多把以前的（月）山改爲（月）國，穆天子傳也往往把（月）山改稱（月）國。（月）國如鄘人，西王母、西王母之邦、西膜之所（不止一次）、巨蒐、剞閭氏、流沙、河宗之邦、黃城、祭、房、畢、曠原、大曠原、曠原之野、野王、桑野、樂野、廣樂、樂池、東土、西土。（國名有不少與山名相同者，在上文談山時未盡錄出）山海經有困民之國，困民是否即穆天子傳的因民？「祭」和「黃城」「流沙」等於「祭丘」「黃之山」和「長沙之山，」「樂都」國即（上文）「溫谷樂都，」「西王母之邦」明即「西王母之山」。「鄘人」和「晦」（上文）的意思相關。（按古代稱天子死曰崩，又說沙巃崩。臺灣排灣人稱 salu 爲山，即沙巃。只有天子和沙巃可稱爲崩。沙巃和月山有關。月死復生，所以崩是死亡的最好名稱，以尊稱皇帝）

穆天子傳的水澤名稱也多和山海經相關，我們後日來談。

現在我們特別把關於「西王母之山」和「淑人之丘」的神話觀察一下。

穆天子傳卷三：「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陈（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憂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西王母之山顯然是月山，不然，爲什麼說「山陵自出」？爲什麼說「西王母之山還歸」呢？山陵「出」來並且「還歸」，這的確是月山，那麼西王母即必是月神。我們參考的是穆天子傳古文本，有句作「我惟帝。」又穆天子要登月修仙，世民憂吟流涕，表示不肯和他分離似的。

「淑人」也是月亮神話，該書卷六說：「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天子哀之，（郭注：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郭注：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爲盛姬諡曰哀淑人。天子丘人（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㜪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㜪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有死有生」是說死了還可以更生，所以「莫忘其新。」與月死復生的意義相

闕。「穀丘」也是月山神話。

盛姬與西王母皆代表月亮神話。穆天子傳的種種描寫也都是希望入月宮成仙的意思，有列子周穆王篇爲證。穆王篇說：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西極的化人，千變萬化，乘虛不墜，還不是月仙麼？月生於西。「反山川，移城邑，」是神話根據月形的描述。月亮稱爲山、稱爲國！穆王篇又繼續描述：

「穆王敬之（化人）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台。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若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淸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樂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體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磒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待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淸。肴未昲，王問所以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

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襲之所居，奚異王之宮！襲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按化人就是仙人，就是月人或月神。神話以穆王作了歟存的工夫，他和素日所念想的化人騰空而上，至「中天乃止。」「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月宮是由金銀珠玉構成，山海經的月山不是也有很多的金銀珠玉嗎？月宮仙境的一切皆非人間所有。月宮爲「帝之所居，」在那裏有「鈞天廣樂，」趙簡子曾夢至這樣的帝所。王和化人所游之處，「仰不見日月，」但又說「光影之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成仙實與月亮神話相關，因爲月亮不死，「曼都好道學仙，……居月之旁。」（論衡道虛）

列子以爲穆王在「神遊」之後，遂「肆意遠游，」「宿于崑崙之阿，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之宮定即月宮，神話也說黃帝成仙不死。周穆王在神話中喜歡登仙，所以又說他「幾神人哉！」

總之，關於上述周穆王的種種，多屬月亮神話，這些神話定然代表著者所處環境間所有的實際月亮神話。與山海經內容頗有關係。穆天子傳除有「五鹿」、「瓜纑」（卷三、六）指月亮外，尚有「□員閟寒」（卷五）與「鹽菝」「乃化爲黃蛇」（同上）的神話。這都是月形神話的描寫。

第二章 楚辭與山海經

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大荒西經：「顓頊死即復蘇。」——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居）安在？」答：崑崙就是月山。（見西次三經）——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答：燭龍是月亮，能晦能明。（見大荒北經）——天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答：這是世界大樹問題（見神異經與山海經章）。

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靈蛇吞象，厥大何如？」答：山海經「九首」動物神話皆爲月亮神話。又「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海內南經）巴蛇即月蛇，月晦後三天又爲新月。

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答：海內經有「不死之山，」大荒西經有「不死」之人，月人不死，死即復蘇。長人即「長股、奇肱」的月人。奇肱人「有陰有陽。」（海外西經）

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不施刑）？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又「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答：鯀屬於月亮神話，海內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又：「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郭注：羽山之郊），鯀復生禹。」郭注引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以之吳刀，化爲黃龍也。」神話說鯀被殺死，但他死而不腐，所以又說三年未受死刑。「三年」和「三歲」是指月在晦時三天不出。三天後新月出來，這是說鯀化爲黃熊或黃龍（新月）。也可

以說新月是鯀的兒子（禹）。子從父，所以神話又說禹「化爲熊。」（集註引淮南子）「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天問）朱子：「亦謂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爲熊。塗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塗山氏（月婦）化爲石，是老月消滅，啓生（新月生）而母死（老月死）。「竟地」分開指北方（母背）破裂。亦即剖背而生的意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以契生發于背。

天問：「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朱子：「舊說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尙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伏羲、女媧爲夫妻或兄妹，這是變性的月亮神話，毫無疑義。嘉祥縣武梁祠有伏羲女媧像，皆爲蛇身。蛇在神話表示長的月形。山海經北次三經發鳩山條的女娃，就是女媧。女娃爲月亮神話，我們已說過了。

此外，我們有一研究的原則，山岳河川之神都是地神，地神又都原來是月神。所以楚辭九歌的「山鬼」與「河伯」都原是月神。湘君和湘夫人（爲舜妻娥皇、女英）是水神，所以向她們用沈祭，「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湘君）「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湘君、湘夫人即中次十二經「帝之二女。」

最後，楚辭中饒有修仙意味，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九章涉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擧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貴眞人之休德兮，

美往世之登仙。……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從顓頊乎增冰，……與泰初而爲鄰。」「登仙」、「不死」、「太皓」、「蓐收」、「炎帝」、「顓頊」、「泰初」，都屬於月亮神話，和山海經的內容相屬。

第三章　神異經與山海經

世界大樹問題

神異經與山海經內容有不少相關處，我們只談談二者所有的世界大樹問題。

Hendrik Bergema 著有 De Boom des levens in Schrift en Historie (史書中的生命樹)(Hilversum 1938)一書，以生命樹也叫世界大樹，吃這樹上的菓實，可以使人常生不死。這是月樹神話。山海經有「鄧林」(海外北經)、「若木」(大荒北經)、「不死樹」(海內西經)、「扶桑」(海外東經)、又有長至千里的「尋木。」(海外北經)。「三珠樹，……其爲樹若彗。」(海外南經)郭注：「如彗星狀。」

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說：「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食以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並見史記五帝紀集解及

劉昭續禮儀志注引）

「度朔之山」就是月山。大桃木屈蟠三千里，三的數字是月亮數字，我們已說過了。神荼、鬱壘頤有淮南子墜形訓「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和原道訓「泰古二皇」的意味。月亮分爲二儀！被閱領的萬數惡鬼是不祥的星辰。可以食鬼的猛虎也是月亮。（Tautology）神異經東南荒經：「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月！），身長七丈（七爲月數字），腹圍如其長。……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月數字！）此人（即月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尺郭和神荼、鬱壘吞食惡鬼，因明月所到之處，星辰即失掉光明，好像被吞食一樣。

神異經東荒經：「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這棵高五十丈的桃樹，其實也和「屈蟠三千里」的「大桃木」同樣爲月樹。北荒經的棗林也「高五十丈。」吃這種棗，「可以安軀，益於氣力。」又「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花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丈餘。」（南荒經）「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食之）壽一萬二千歲。」（同上）十二數和三九（二十七）數爲月亮數字。「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東南荒經）老在注重三數字！

「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南荒經）「東方有樹焉，高百丈。（其名曰梨）」（東荒經）「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

以上都是月樹。「高三千丈」、「屈蟠三千里」、和主持「九州」的千丈大樹，可以說是世界大樹了。這樣的大樹，也可以稱爲仙樹。因它死而復生。

神話一方面以星辰爲鬼，又一方面以之爲樹上閃着的華，楚辭天問：「羲和（月）之未揚，若華何光？」「當月亮的光明尚未發揚時，爲什麼若木（月樹）的華閃閃發光？」星辰是月樹上光明的華。月光尚未發揚時，有更多的星辰在發光，因爲月明方星稀。

世界大樹（和大山）的傳說屬於原始文化。雷冕（Rud Rahmann）教授對於Kachin人的傳說有以下的話說：

"Among the Kachin, to mention them once more, the cosmic tree is at first a great column which the blacksmith-demiurge Ningkong wa erects together with his three brethren between heaven aud earth. Because it is too long, it is first trimmed on the top and then at the bottom. Finally the column fits in and it immediately turns alive and becomes a great tree with immense branches and leave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lunar character of this myth is obvious. Ningkong wa is already as blacksmith and demiurge clearly characterised as a lunar being. He and his three brothers represent the four phases of the moon. The growing of the cosmic pole into a tree is identical with the waning and new moon, during which the milkv way becomes visible (the immense branches) and the stars become bright (the leaves of gold and silver)." (Rud. Rahmann, S. V. D. Remarks on the Sacrifice to

Heaven of the ¹Na-²Khi and Other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Monumenta Serica vol. XIII, 1948, p407)."The cosmic tree on the cosmic mountain is a lunar mythological theme……… the cosmic tree (=new moon)" (ib., p. 408)

第四章　十洲記與山海經

東方朔「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他傳述十洲如左：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

「瀛洲在東海中，……上生神仙芝草。……飲之（玉醴泉）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有仙家數萬。」又：「方丈洲在東海中心，……仙家數十萬。」

「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立。……眞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

「蓬丘、蓬萊山是也。……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按圓海就是山海經的「員丘」和「廣員」一類的意思。扶桑樹兩兩同根，頗有山海經變性神話意味

食桑椹者一身作金光色，是形容桑樹（月樹）的光明。「飛翔空立」是暗示月鳥的高飛。月無常形，「變化萬端。」山海經以月形可以像似無數的東西。修仙不死尤非月亮神話莫屬，「顓頊死即復蘇。」（山海經）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又有仙草靈藥。」

「炎洲在南海中，……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亦饒仙家。」又「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多鳳麟數萬。……亦多仙家。」

「聚窟洲在西海中未之地，……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有）反生香，……卻死香（用反魂樹木根心製成）。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

「崑崙號曰崑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

「品物羣生，希奇特出，」又說「天人濟濟，不可具記，」這都是對於崑崙山的誇耀。大荒西經以崑崙「萬物盡有。」崑崙可以作無數月山的代表。月形在山海經什麼都可以相似，月神即根據月形什麼都可以創造，所以崑崙為「天地之根紐。」所以莊子也說道神（月神）「生天生地。」

聚窟「洲上有大山，形如人鳥之象。」無怪乎山海經視月形為山、為月人、為鳥獸了。「火林山」「晦夜即見，」「山中有火光獸，」當即是月山了。

「北海之中」的「玄洲，」也「多太玄仙官。」服了「元洲」上的「五芝」草，「亦得長生。」「滄海

島」爲「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第五章　洞冥記與山海經

漢郭憲撰洞冥記，內有與山海經相關處，玆分述如左：

「元鼎五帝……（帝問東方）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嘗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卷一）與「明」之墟，和及雲山，都似應是月山。「山頂有井」就是基於易經咸卦的「山上有澤」的意思。「德」字有時候即等於「道」字（見莊子）。黃土、赤火、黑水、白金、青木的意義和五帝相關，五帝原是上帝（月神）的演變，後來變爲五行之神了。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蝸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蝸腹爲戲，今蝸腹餘金簪穿痕，得此非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卷二）龍蛇神話爲月亮神話，我們已證明過了。「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同上）可見當時人心目中老有月神話思想。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當亦神遊）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

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卷三）銜燭火的靑龍，就是山海經的燭龍，燭龍是月神。「明莖草夜如金燈，」（是否因螢火虫在草間？）仙人服明莖草夜間「腹光通外，」是描述月亮神話的技術。上述的月草可以使人「履水不沉。」因月亮具有浮升的能力，所以尚有一種「躡空草」：「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卷三）此草頗有仙意。

「元光中，……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車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卷一）「夜三更，忽如曙，」又有「玄鸞」（月鳥）這還不是說月亮嗎？看不見西王母的形狀，是以月亮非西王母（月神）的本身。山海經則以西王母有形狀。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卷二）這就是山海經中的神馬，爲月馬。西王母乘的靈光輦爲月車。

「帝嘗夕望，東邊有靑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靑吳春波之曲。……寒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卷三）雙白鵠化爲二神女，的確就是山海經「宵明、燭光」和女娃與精衛互相變化一類的神話。開日樹即日出扶桑的神話，扶桑是月樹。

第十編　尾語

山海經的價值

劉秀說：「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論衡別通篇以禹、益「作山海經」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畢沅：「山海經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者魏酈道元也。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又：「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案山海經當爲戰國及漢朝作品。

論衡談天篇引太史公說：「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太史公「不敢言」是愼重的意思，但王充誤解太史公說：「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同上) 王充以山海經所言爲虛妄，郭璞則以爲非虛妄說：「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所以「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郭敍)

我們從郭璞這一段話，即知道他不明白山海經，畢沅稱此書「明於晉」當然不對。但晉朝距古代較近，郭璞似乎在無意識中說出了「昆侖月精。」（圖讚）

畢沅也跟郭璞說「山海經非語怪之書，」並主張西山經和中山經的山「率多可考，」因爲「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這的確是自欺欺人的意見，這種謬見來自畢氏研究山海經時側重之點的要求。畢氏以劉秀和郭璞的怪物（本不足怪）實有說「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海經。何則？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依畢氏鼓吹，則山海經即是天下第一部地理書了。非拿山海經當地理書看，「皆不可謂知山海經，」所以他即着重實際的山水地理方面。

我們主張山海經不是地理書。山川的道里數偶有幾處與實際相合的，這定是古代作者在神話中偶然利用了些實際上的情形，但總是少數的。反過來說，也可能有些實際的山川，從山海經取了名稱的。

王充以山海經爲「虛妄之言，」郭璞主張怪物實有說。獨有太史公態度客觀，承認自己不知道，所以「不敢言。」

山海經怪物不是「虛妄，」也不是實有。如果在自然界找那些怪物，當然都是找不到的；如果把那些怪物看作神話中的東西，則一一都是實有的，因爲有神話上的確實性。神話根據原始的確實文化。

那麼，神話不完全是虛妄嗎？基本上不是虛妄，因爲有原始宗教信仰作後盾。譬如，山海經的內容和易經說卦中的月象很相似。穆天子傳、楚辭、神異經、十洲記、洞冥記等，都似響應山海經的論調。不少原始民族也有類似的月亮神話，譬如，新西蘭島的土人和南亞的巴都島土人，都有與山海經若出一轍的月亮神話。類似的神話散佈於大洋洲各地。西亞一帶（如巴比倫）也有不少的月象神話。

像山海經中所有一類的月亮神話，實在帮助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譬如山海經中已有五色帝，五色帝的祭拜，影響了古代天子的服裝和食品。(呂覽) 天子死曰「崩！」(月神話) 雙性的月亮影響了一夫一妻和夫婦一體的信念。尋求仙藥和長生不死的希望兩千餘年籠罩着不少人的心理。爲什麽那麽重視三年之喪？爲什麽三年之喪可減爲二十七個月？都與月亮神話相關。爲什麽家人死亡後直到今日還有七七風俗？七爲月數字！歷代所寶貴的龍、鳳、麟、龜，原來都是月神的演變！中外學者亟欲解決的崑崙問題，原來和月山相關！(關於崑崙問題，筆者尙有專著) 山海經作者亟具描寫之能事，只視月亮爲山形，已作到如此驚人的神話發揮。

古代的美術方面也受到月亮神話的影響，如山龍、華虫、饕餮、肥遺等描繪都屬於上述的神話範疇。三代的社神廟種有松、柏、栗樹，必也是月亮大樹的意思。

山海經中一切的神靈和神話描寫，都以一位月神和月山爲根據。把月亮和沒有朕兆的至上神糾纏在一起了。但是，眞理不容易完全汨沒，在那麽雜亂的描寫中，還可以看出原來只有一位崇高的至上神來。多神主義在一神主義時代以後，神話也在宗教以後，有山海經爲證。

Cum Appr. Eccl.

The Mythological System of the "Mountain-Sea Classic"

by John Tu Er-wei Ph. D.

The "Mountain-Sea Classic" (in Chinese—Shan-hai-ching) is a very old, anonymous work, the meaning of which has always remained an enigma.

Now the secret has been solved by our author, who states that the several hundred mountains in the above mentioned classic are all moon-mythological ones. In the mythical mountain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kinds of strange plants, animals, and divine figures developed from one and the same supreme being, who is called Ti (Shangti). Perhaps polytheism triumphs in no better manner than in the mythical descriptions of the present classic.

Since what comes in question is the moon-mythology, which regards the various moon-phases to be mountains, there is no more place for wonder if the numerous mountain gods are described as being of such and such shape and color. But generally speaking, even in such a complicated mythical development the Ti-god as Ti-god has not been confused with anything material. He is never said to be shaped or colored (as the results of his

development are). So the Ti-god, as the supreme being of olden times, still retains--in spite of being among the numerous developments--the attribute of invisibility.

We know from our author's other works that also in some other classics the Ti-god belongs to the moon-religion. I-ching, Laotzu and Chuangtzu all propagated the moon-mythological-religion in a rather ethical and cosmological sense. But, the present classic developed the same theme within itself by multiplying one god into several hundreds.

So, the center of the mythical developments here given was the supreme being Ti, at that time already considered as moon-earth-god. In fact, the moon god-and the earth-god are convertible. Surely, this discovery is a very important one for the historians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order to sacrifice to the numerous moon-mountain-gods, the ceremonies used were precisely those used to honour the earth-god.

Yes, in the numerous moon-mythical-mountains one finds all kinds of mythical beings and every one of them is endowed with lunar characteristics. For instance, in the myth of the full moon not only are some of the depicted mountains and moon-gods luminous and round but also there are many records of the round-shaped leaves of the vegetation.

Of course, in this classic there abound also myths of healing with medicine made from

fruits and animals as also myths of prosperous longevity achieved with the same.

The moon is immortal! The bisexuality of the mythical animals reflects the moon which has two parts, one dark and the other luminous. The complicated but interesting moon-mythological-system surely constitutes the most valuable narration of olden times.

The enigma of the "Mountain-Sea" mythical system, which during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has remained unexplained, has now found its scientific solution by our author, whose work presupposes very deep study. Congratulations to him on his success.

Finis coronat opus!